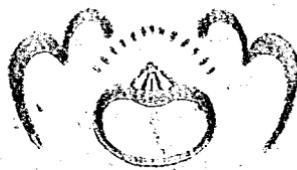




著萊克薩

課程與瑰致

譯正均雁







世界少年女學叢刊

童 話

VII

玫瑰與指環

玫瑰與指環

英國薩克萊著
顧均正譯

給啓儒看

陸均正

上海
開明書店

1933

本叢刊分列九類

李	故
說	傳
話	神
話	童
說	小
言	宮
歌	詩
本	劇
時	名

述 著

譯者的話

十九世紀中葉是英國小說最興盛的時期。長篇小說到了這時候，纔轉了一個新的方向；牠漸漸變得活潑，熱情，和錯綜起來；藉了三四個天才者之手，把牠擡升到一個很優越的地位。在這幾個新起的長篇小說作家中，該推薩克萊坐第一把交椅。薩氏雖是生於一八一一年，然而他的成名，一直在一八四八年他的虛榮市完成以後。不過他的機敏，靈活，和感傷的性格，卻是早就顯露了出來的。單就巴萊蘭登一書，已夠證明一個第一流作家已經出世了，他揭露了世紀的病態，牠的假樂觀主義，牠的淺薄。但實際上，在他早年的作品中，他還沒有把捉到寫小說的專門的技術。他研究了斐爾亭 (Fielding) 纔感悟到寫作的機制的一種顯明的進化。他讀了委爾特 (Jonathan Wild) 的東西，便寫成了巴萊蘭登；他更刻苦

地研究了瓊思(Tom Jones)，就寫出那不朽作虛榮市。他到這時候，方始把捉到寫作的真正技術。所以薩氏的知名於世，年紀已近四十，不幸他在五十二歲上就去世了。

薩氏無疑是一個天才的作家，他給了我們以比事件所能引起的更深的印象。斐爾亭曾將薩氏的天才引進了成功之門，正與他同時的新起作家迭更斯之得力於斯莫來脫(Smollet)一樣。但薩氏並非斐爾亭的皈依弟子，當我們讀到了他的著如愛斯蒙特時，這兩個作家間的相似處，便變得只在表面上了。薩氏的功績，是比任何作家都要不容易用幾句簡單的話來說明的。他是一個很矛盾的人——儀表粗惡，態度卻很精雅；做事腳踏實地，卻又常常迷戀於感傷與偏見底浪漫的蜃樓；一方面是個常帶淚痕的犬儒主義信徒，一方面卻是個相信任何人之長處的樂觀者。薩氏的獲得榮譽，全在他的悸動的與差不多是令人悲不自勝的活力；他忍受，他苦笑，他沉思，他感傷，而當我們跑近他的身旁，望見了他大眼鏡的光輝

時，我們就分享着他的情緒。他的進入於十八世紀人生的異常的能力，和把這人生改造了放在我們的面前，實是他得到我們尊敬的最確切的理由。

薩克萊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 是東印度公司辦事員李區芒薩克萊 (Richmond Thackeray) 之子，他的母親名安尼皮區 (Anne Becher)。他於一八一一年六月十八日生於印度的加兒各答，五歲時父親去世，他母親將他帶到英國，她不久就再嫁了。一八二三年，薩氏被送至加德好斯學校 (Charter House School) 讀書，一八二九年二月，又升入劍橋的三一大學，可是下一年就輟了學。他跑到德國和法國去，想做個職業的藝術家。

一八三二年，他回國承繼到一份很大的遺產，可是不上幾個月，他把牠統統花光了。爲貧窮所迫，於一八三三年之末，他又避到巴黎去，然而因爲沒有一定的職業，所以經歷了好幾年的顛沛和困苦。直至一八三六年，他常在甫累賽雜誌

(Fraser's Magazine) 上投投稿，纔得勉強維持生活。這時他娶了妻，移家倫敦，依舊不會過舒服的日子。他從這個時候起，直至一八四六年，差不多大部分靠着甫累賽雜誌的稿費過活，他那時候所作的東西，是一些故事和雜記，取了密加爾安琪洛梯瑪許 (Michael Angelo Timmarsh) 這個假名。他的第一部比較重要的作品，便應該推一八三八年的黃絨通信 (Yellowplush Correspondence)。一八四〇年，他出版了巴黎瑣記 (The Paris Sketch Book)，同年，他的妻子得了癲狂症，使他從此過了獨居的生活。一八四二年，他開始和 Punch 報發生關係，於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他繼續在這里發表了他的體面者之書 (Book of Snobs)。後於一八四八年印成單冊。一八四三年，他的愛爾蘭瑣記 (Irish Sketch Book) 出版了，在這冊書上，他纔拋棄了梯瑪許的署名，而自稱為“W. M. Thackeray”。但並不是這一冊書或一八四四年的巴萊蘭登 (Barry Lyndon) 和一八四六年的從康希爾到開洛的旅行記 (A Journey from Cornhill to Cairo) 使薩氏成名。他的天

才之被人認識，乃在他較長的作品虛榮市 (Vanity Fair)，完成於一八四八年。現在，他變成文壇的重鎮了，他在社會上受到萬人的景仰。於是他就乘興坐下來寫另一部長篇小說潘特尼士 (Pendennis)；但是在一八四九年，他害了一場很厲害的病，從此身體受了打擊，至終沒有完全復原。然而在這時候，他卻最富於文學的活動。接着潘特尼士 (1849-50)之後，他又寫了雷培加和洛維那 (Rebecca and Rowena, 1849-50)和萊茵河上的基克爾保萊士 (The Kickleburys on the Rhine, 1850-1)兩書。

在這時候，他開始在倫敦作公開講演，得到非常的成功，接着又到各省及美國去講演。使薩氏蜚聲遠近的最主要的兩講，是英國十八世紀的滑稽作家 (The English Humouris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853)和四喬治 (The Four George, 1861)。一八五二年的冬天和一八五五年，他都在美國講演，其結果，使他的聲名更其遠播，當時除了迭更斯之外，簡直是無出其右的。

其時，薩氏又接連寫了好幾部長篇小說，亨利愛斯蒙特 (Henry Esmond) 出版於一八五二年，紐克姆傳 (The Newcomes) 於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分幾回出版，阜琴人 (The Virginians) 亦於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分幾回出版。一八五九年，他作了康希爾雜誌的主筆，繼續擔任至一八六二年四月，在這雜誌上他開始發表了他的曲折新聞 (Roundabout Papers)。薩氏時常找到一個其他的職務以減輕他的還不盡的文債。現在他是順利了，很想進衆議院去鬧着玩，因此一八五七年，他在牛津候選，但結果卻失敗了。

一八六三年，他在黎辛頓 (Kensington) 造了一間住宅，因為他在這時候早已把他年輕時所花掉的錢掙回來了。然而他享福的日子卻並不多，因為他曾患了十年的心病。就在這一年的聖誕節早晨，他突然起了痙攣，未及救治，即與世作古了。他的最後的長篇小說爲鰥夫洛佛爾 (Lovel the Widower, 1861) 和菲力普奇遇 (The Adventures of Philip, 1863)；他的另一篇未完的長篇小說台尼斯杜瓦爾。

則是在他死後發表的。

玫瑰與指環 (The Rose and the Ring) 是一部童話，這雖不是薩克萊的重要作品，但牠在少年文學中卻也有相當的地位。

本書作成於一八五四年的聖誕節，那時候薩氏正旅居美國。他的友人朋思女士，在和薩氏同住的一個大家庭中當家庭教師，當時她請他作些人物畫來給小孩子玩。朋思女士是一個富於想像的人，在看過了這些人物畫後，就和薩氏把這些人物編造了一個故事，在夜間拿去講給小孩子聽。後來薩氏把牠記下，就成了這部玫瑰與指環。

從本書的寫作經過看來，作者在事前雖沒有怎樣的企圖與計劃，然而由於他的驚人的技巧，卻產生了一個意外的收穫。書中敘季格略的忠厚豁達，安琪兒加的自作聰明，露珊爾白的機敏，柏爾波的愚癡，以及奸詐的格羅方納夫人和爽直

的海特查夫，都恰好好處。那種對人類一般弱點的諷刺，是永遠新鮮的，牠不但使少年讀者感到無上的暢快，同時又使成年的讀者感到刺骨的隱痛。譬如本書第二十六頁上講開服爾福國王征討帕第拉的事情，作者似乎是先知地在諷刺着現在的所謂「宣傳」那東西：

「起初，在韃靼的朝報上說，國王征討大膽的叛徒，得到非常的勝利；在後又宣傳這無恥的帕第拉軍隊，已經潰退了；然後又說王師所向無敵，殲除叛逆，指日可待；然後，然後真的新聞傳到了，聲稱開服爾福王已經被征服和梟首，最後的勝利還是操之於我們的元首帕第拉國王第一！」

讀者看了這樣的一段話，能不閉目想一想自己身處的那世界嗎？

最後我要用童話家安特留蘭在他的黃色童話的序裏的話來做本文的結束：

「編者在臨了前不得不向讀者進一個忠告：如果他們要找尋讀物的話，就快去讀薩克萊先生所著並且由他自己繪圖的玫瑰與指環，這一冊書，編者以為是

每一個兒童圖書館中所不可缺的，作父母的該在第一個機會就去買這部書，因為兒童沒有牠，便不能算是受過完全的教育。」

顧均正

一九二八，一二，一七。

第一章

國王的家人進早餐。

小朋友，請你先翻轉這一頁書來看看上面的那張圖。這是帕累哥尼的國王，發羅洛索第二十四；他正同了他的王后和獨養女兒坐在食桌邊進早餐，忽然接到了從韃鞑國王帕第拉寄來的一封信，報告他們的王太子柏爾波將要來拜訪國王。看國王面上所展露的喜色啊！他讓雞蛋着了冷，任精美的油煎餅走了味，只是聚精會神地看着韃鞑國王的信。





「啊！是那個狡猾的，勇敢的，有趣的柏爾波王子麼！」安琪兒加囔道：「他是非常漂亮，非常有作爲，非常聰敏——他曾經征服林彭巴孟托，並上不列那殺死一萬個巨人呢！」

「誰向你說起過他，我的寶貝？」國王問。

「自有人告訴我，」安琪兒加回答道。

「是可憐的季格略麼？」媽

媽斟了一杯茶，說。

「不是的，季格略是頂討厭了！」安琪兒加昂頭喊道，她說時，裝飾在他頭髮上的紙條都率率作響。

「我希望，國王嘮叨地說——我希望季格略已經……」

「季格略已經好些麼？是的，我的愛，他已經好些了，」王后道。「今天早上，安琪兒加的小宮娥柏星達到我房裏來送早茶時，曾經對我這樣說。」

「你是常常在那里喝茶，」國王皺了皺眉頭說。

「這比之喝葡萄酒喝白蘭地總好一些，」王后回答道。

「是啲，是啲，我愛親的，我祇不過是說，你喜歡喝茶罷

了，」帕累哥尼國王很虛心下氣地說。「安琪兒加！我想你的

新衣服總很多吧；你的裁縫賬已經積下不少了哩。我親愛的王后，我們要舉行一次歡迎會了！我喜歡的是宴會，但是你，自然是寧願跳舞會咯。你的穿不破的藍天鵝絨衣服，我見了真討厭：我的愛，我喜歡你帶一串新項鍊。快去定一串罷！至多也不過化上十萬或十五萬塊錢。」

「那末季格略呢，親愛的，」王后說。

「季格略可以到——」

「喔，」王后高聲道。「他是你自己的姪子！是我們故國王的獨養兒子啊！」

「季格略可以到裁縫那里去定做，叫他拿賬單去向格倫波索支錢就是了。他真不幸！我想安安他的心。不要讓他缺少什

麼東西；給他兩塊錢做做零用罷，我的愛；而你，在買項練的時候，可以再去定一付手鐲，發太太。」

王后，或則照國王這樣淘訕地叫她做發太太（因為就是尊嚴如國王，也不妨說說笑話，而且可見這個崇高的家庭是極相融洽的），抱了抱她的丈夫，然後伸出一隻臂膀來摟着她的女兒，一同離開餐室，去預備來歡迎這位高貴的佳客。

她們走後，那種流露在這丈夫和父親眼裏的笑容，是消失了——那種儼然國王的驕傲也消失了——發羅洛索顯然很是孤獨。要是我有大小說家的文筆，我一定要用最適當的文字來描寫出他的悲懷；在這段文章裏我還要描摹他閃光的眼睛，他翕張的鼻子——以及他的梳妝衣，手帕，和皮靴等等了。但是我

也用不到說我沒有那樣的文筆；因爲只說發羅洛索是獨自在那裏，也就夠了。

他跑近菜櫥，向桌子上搶了一隻喫空了的蛋盅，抽出一瓶上號的酒，滿斟着乾了幾次，然後放下酒盅，發出一陣乾澀的笑聲，「哈，哈，哈！現在發羅洛索又神清氣爽了。」

「但是！」他又接着說道（不瞞諸位說，他此刻還是在喝着酒），「在我未做國王以前，我還不需要這種澆愁的狂飲；當時，我非常厭惡那濃烈的白蘭地，我所喝的祇有天然的清泉。每逢我一清早提着獵槍，拂着朝露，出外去打射鷓鴣，竹雞，或麋鹿的時候，但見碧水潺潺，在巖石間緩緩地流過，我就捧起來喝上幾口！啊！英國的戲曲家說得好，「煩惱常附在帶王

冠者的頭上！」我爲什麼要竊取我姪子，我小季格略的——？竊取！我這樣說麼？不，不，不，不是竊取，不是竊取，讓我收回那句難聽的話罷！我是接受這項帕累哥尼的王冠，戴在我軒昂的頭上；我是接受這根帕累哥尼的銀杖，擱在我尊嚴的肩頭；我是接受這個帕累哥尼的寶球，托在我伸開的手裏！一個可憐的毛孩子，一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不久前還在乳娘的懷抱裏，哭着要糖梅子，啼着要麵包湯——怎麼能擔當得起王冠，銀杖，或寶球等等的重量呢？怎麼能佩上我父王所佩的寶劍，去抵敵頑強的韃靼人呢？」

接着，國王又在心裏反覆地辯論（雖則我們不用說，那種空泛的妄想，算不得辯論），以爲他所得到的威權，乃是他分

所應得的，並且他還存着某種不可名的解嘲的心理，以爲他如果用某種婚姻來把兩個國王，兩個曾經從事血戰過的國家，譬如從前的帕累哥尼人之與韃靼人，聯合起來，那末季格略復位的意見，就可不成問題了：不不，就是他的哥哥薩浮國王還活着，也一定要推去他自己兒子的王冠，來促成這樣一個如願的聯合的。

我們都是這樣地容易欺騙我們自己！我們都是這樣地妄想的我們的願望之爲正當啊！國王振起精神，讀着報紙，喫完了他的早餐和雞蛋，就欽鈴召他的首相。一方面王后正在盤算她不要跑到樓去看看在生病的季格略，她想，「且慢罷。正事要緊，問候有什麼道理呢。我不妨到下半年去探望他罷；現在我

要套車到珠寶店裏去看看項練和手鐲了。」同時，公主回到她自己的臥室裏，吩咐她的宮娥柏星達，把她所有的衣服，統統整理出來；至於季格略呢，他們早已忘記他了，正如我們忘記了上星期二的午餐喫的是什麼一樣。

第二章

發羅洛索王篡位，季格略王子失國。

帕累哥尼在一二萬年以前，尚是一個沒有確定承繼律的國家；到了薩浮王死時，就叫他的弟弟攝政，兼爲薩浮的孤兒的保護人，但是這個陰險的攝政者，卻並不尊視故國王的意志；他自稱爲帕累哥尼的統治者，定名發羅洛索王第二十四，又舉行了一次最莊嚴的登極禮，令國中一切的貴族，都來朝賀。等到發羅洛索在朝中開了幾次聯歡會，給了他們許多的金錢土地



之後，帕累哥尼的貴族也就不管得誰是國王了；至於人民呢，在那種往古的時代，也和現在一樣地抱着漠然的態度。季格略王子，因為他在父王亡故時年紀的幼稚，也毫不以失去他的王冠和國土爲意。他日常有許多的玩具弄，有許多的糖果喫，每星期有五天的例假，等到年紀稍長，又有一匹馬一桿槍出去打獵，此外更有他愛悅的堂妹同他做伴侶，可憐的他，早已十二分地志足意滿了；所以他並不妒忌他叔父的尊嚴

的王袍與銀杖，偉大的不舒服的寶座，以及國王早晚所戴着的笨重的王冠。發羅洛索王的肖像，現在還留傳給我們；你們看了這張圖，我想你們將要和我一樣地發生一種感觸，以為國王有時候必定很厭氣他的天鵝絨長袍，他的金剛石，和他的銀鼠裘，以及他的莊嚴的儀表吧。我是不喜歡穿這樣一件氣悶的長袍，和戴這樣一個笨重的東西在我頭上的。

無疑地，王后在少年時一定長得很美麗；雖則她中年後漸漸肥胖，然而她的容姿，如後邊的圖中所示，畢竟還算漂亮。若說她喜歡瞎奉承，說壞話，打紙牌和穿時裝，那末我們不要去深責她了，因為這種缺點，橫豎不會比我們自己的更重大了多少。她待她的姪子很親熱；每當她感想到她的丈夫僭取了小



他親愛的堂妹同享這無上的尊榮的。

首相的名字叫做格倫波索，他是一個老臣子，最能效忠於發羅洛索國王，凡是國中的一切政務，國王全都交他經手。發羅洛索所喜歡的，無非是多多的金錢，多多的獵狩，多多的奉

王子的王冠時，便自己慰藉道，國王雖曾篡位，但倒底是一個最可尊敬的人，等到他百年之後，季格略王子自可恢復王位，而和

承，和極少的麻煩。國王因為終天只是安閒逸樂，所以全然不知道百姓的疾苦：他興起了好幾次的戰爭，在帕累哥尼的報紙上，不用說都宣傳他得了異常的勝利：他自己把他的銅像，建立在全國的每個城市裏；他的肖像自然到處都張掛着，並且在一切的書店裏都有出賣：大家都稱他為豪俠的發羅洛索，勝利的發羅洛索，偉大的發羅洛索；——因為諂媚這一件事，就是在這樣古樸時代的臣民，也早已學會了。

國王夫婦倆只有一個小女孩，她的名字便叫做安琪兒加公主，你們可以想見，她在朝臣，父母，自己的眼裏看來，自然是一個模範的美女。據說，她生着最長的秀髮，最大的眼睛，最細的腰，最小的腳，和比全帕累哥尼王國中任何少女更美麗



的面貌。至於她的才藝，據說竟更勝於她的美麗；女教師常拿安琪兒加公主的才能來譏笑她的懶惰學生。她一過目就能夠彈奏最難的樂譜。她能夠回答任何艱難的問題。她知道帕累哥尼和各國歷史上每個紀念日。她知道法蘭西，英吉利，意大利，日耳曼，西班牙，希伯萊，希臘，拉丁，卡帕多細亞，撒摩特喇，愛琴和韃靼等處

的語言。總而言之，她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小東西；她的女教師兼保姆，便是嚴肅的格羅方納伯爵夫人。

你們看了這張圖，不就要想格羅方納夫人必定是一個上等出身的人嗎？她的神氣是這樣的驕傲，我真要想她至少是一個公主呢。但是實在這位太太的出身，比之其他趾高氣揚的太太們高貴不了多少；凡是明白事理的人，沒有不暗笑她僭妄的自豪。

說句實話，她當王后尙在做公主的時候，曾經做過她的女僕，而她的丈夫則曾經做過聽差頭腦；但是當他死亡或失蹤了之後（這件事，我們馬上就要講到了），這個格羅方納夫人，靠了她的諂媚，諛附，和慫恿她的女主人，得爲王后（她是一個心腸極軟的婦人）的一個寵倖，於是王后就給她一個稱號，而令她做公主的保姆。

現在我必須要告訴你們關於公主的學問和才藝了，因為她在這一方面，說起來是極可驚人的。聰明，安琪兒如確然是聰明的，但懶惰也懶惰得可以。看了樂譜就會彈奏，的確！她能夠彈奏一二節，並且假做她從沒有看見過；她能夠回答許多艱難的問題；但是你得留心要問得恰好。至於她的語言，她固然有許多的教師，但是從她的虛偽看來，我很疑心她倒底能夠知道每種語言的二三句不能；至於她的刺繡和繪畫，她固然曾經拿出過美麗的樣張來，但是這些到底是出於什麼人之手呢？

這些使我不得不說實話，要說實話，我必須追溯上去，告訴你們關於黑杖仙女的事情。

第三章

黑杖仙女的人品。

在帕累哥尼與韃靼之間，住着一個神祕的人物，大家都稱她爲黑杖仙女，因爲她手裏常常拿一根烏木的手杖；有時候她騎着這根杖往月亮裏去，或則爲了正幹或游玩而騎行到遠地方去，總之，她曾經用這根手杖做了種種的奇蹟。

她年輕時候，曾由做術士的父親教會了各種的法術，她常常在實習她的神通，或是騎在黑杖上從這一國飛到那一國，或

是賜禮物給這個王子或那個王子。她收了許多的王族做教子；把無數惡人變爲野獸，禽鳥，石子，鐘，木桶，鞋拔，雨傘等可怕的形狀；總之，她是仙席中最活動最喜歡管閒事的一個。

但是黑杖仙女在三千年來天天玩着這種把戲，我猜想她也漸漸覺得厭倦了。也許她偶然想到，「我使這個王子睡了一百年（註一），在那個笨漢的鼻子上黏了一塊黑布丁（註二），令金剛鑽珍珠從這個小女孩的嘴裏落下來，令毒蛇蝦蟆從那個小女孩的嘴裏落下來（註三），凡此一切，到底有什麼好處呢？我現在覺得

（註一） 見鵝媽媽的故事中的睡美人。

（註二） 見格林童話集中的鼻子。

（註三） 見鵝媽媽的故事中的仙女。

我所做的勾當有好也有壞。我最好還是停止我的法術，讓各種東西都遵着自然的法則去罷。」

「我從前有兩個年輕的教女，即是薩浮王的妻子，和帕第拉公爵的妻子：我當時各給他們一件禮物，原想使她們在丈夫的眼裏看來，覺得格外美麗，而恩愛到老。但是從現在看來，我的玫瑰和指環對於這兩個婦人究竟有什麼好處呢？沒有，沒有。爲了她們丈夫的寵愛和縱容，倒使她們變得任性，懶惰，好虛榮，和暴戾了，她們一天到晚楞起了眼睛，哭哭啼啼，自以爲是無比的美麗，而實際上卻是十分的年老和醜陋，真是不要臉的東西！我每次去探望她們，她們還時常要求我照顧；因爲她們知道我黑杖仙女懂得術士的一切神通，我只要把手杖一

揮，就能夠將她們的身體變成猴子，將她們的金剛鑽變成洋葱頭！」因此她把所有的書籍都鎖在櫥裏，立誓永不搬弄法術，至於她的黑杖，則除了拿來當爲走路用的手杖而外，也不去用到牠了。

所以在帕第拉公爵夫人生兒子的時候（公爵在當時還祇是韃靼的重要貴族之一），黑杖仙女雖然曾被邀請去施洗禮，卻終於沒有到場；只差人去致意嬰孩，並給他一隻銀質的湯匙罷了，用價值估計起來，這湯匙共總值不到一兩塊錢呢。在同時候，帕累哥尼的王后，也生了一個王子；都城中設盛宴，放響礮，懸燈結彩，都祝賀這王子的誕生。據一般人的揣想，黑杖仙女既然答應做王子的教母，她如今至少得送他一件隱身衣，

一匹飛馬，一隻百寶袋，或其他名貴的紀念品；但是結果呢，和人家所推測的完全相反，黑杖仙女跑到小孩季格略的搖籃旁邊，不管人家如何欣羨這個王子，如何祝頌他的父母，偏偏說道：

「我可憐的孩子，我所能贈給你的最好的禮物，便是一些兒的不幸！」季格略的父母雖然感得不快，但也無可如何，不久，他們相繼去世，於是季格略的叔父便篡取了王位，這件事我們在第一章裏已經讀過了。

同樣，在韃靼國王開服爾福替他的獨養女兒露珊爾白舉行洗禮時，黑杖仙女也曾請到，她所說的話，比之在季格略王子受洗禮時，好不了多少。宮廷裏一切的人們雖是稱羨這小孩的

美麗，和祝頌她的父母，可是黑杖仙女卻面帶愁容，站在嬰孩的母親身旁說道：

「我的好婦人——（因為黑杖仙女是極隨俗的，在她的眼裏看來，無所謂王后，無所謂丐婦）——我的好婦人，這些跟從你的人，怕就是將來首先反對你的人；至於這個小女孩，我所竭誠祝禱她的，便是一些兒的不幸。」說了她用黑杖來觸着露珊爾白，很嚴肅地望了望朝臣們，然後和王后握過了手，慢慢地騰空從窗子裏飄出去了。

朝臣們先前攝於她的威嚴，都默然不敢出聲，一等她出去之後，便互相談論起來。

「啊！她是一個多麼可厭，多麼可惡的仙女！喝，她去參

預帕累哥尼國王的洗禮，也是這麼胡說八道；而結果呢——她的教子季格略的王位，被他的叔父篡取了。我們難道讓我們可愛的公主的權利，也給任何敵人剝奪去麼？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

於是衆人就隨聲附和道，「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

那末，我們倒要看看這些忠心的臣子，到底如何表示出他們的忠心呢？開服爾福王的一個臣僕，即是方纔我們所說到過的那個帕第拉公爵，反叛國王了，於是國王就出兵去征討他的叛徒。

「誰敢反叛我們愛戴的偉大的國王！」朝臣們一致喊道；

「誰敢抗拒他？喔，他是無敵的，不可抗拒的。他將要捉到帕第拉，把他纜在一隻騾子的尾巴上，拖着他遊行市中，說，『這是偉大的開服爾福懲治叛臣的榜樣。』」

國王出去征討帕第拉了；可憐的王后，原是一個膽小的多慮的人，一聞此事，嚇得害起病來，不久就去世了；她臨死時囑託貴婦們須要善視她的可愛的露珊爾白。——在當時，她們自然都說一定遵行她的遺命。她們自然甚至立誓說，如果公主有什麼不測，她們寧可身殉。起初，在韃靼的朝報上說，國王征討大膽的叛徒，得到非常的勝利；在後又宣傳這無恥的帕第拉的軍隊，已經潰退了；然後又說王師所向無敵，殲除叛逆，指日可待；然後——然後真的新聞傳到了，聲稱開服爾福王已

經被征服和梟首，最後的勝利還是操之於我們的元首帕第拉國王第一！

這個新聞一傳到，有一半的朝臣跑到新國王跟前，去稱臣道賀，還有一半盡取宮中寶物，逃得無影無蹤；宮中祇留可憐的小露珊爾白一個人，僅僅一個人；她搖搖擺擺跛到這一室，又跛到那一室，哭喊着，「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實在她祇能說，「爸結夫銀，公結夫銀，」並不是說得很清楚的。）給我一盆羊肉湯；我肚子餓！爸結夫銀！公結夫銀！」

於是，她從起坐室走進金鑾殿，那里沒有人；——她走進跳舞廳，那里沒有人；——她走進僕役室，那里沒有人；——然後她跑下石級，走進大廳，那里沒有人；她看見前門大開，



就走進庭心，又走進花園，然後走入荒野，然後走入樹林，與野獸同住，從此就沒有人再聽見她的消息了。

她的一片撕破的長袍，和她的一隻鞋子，在後從兩隻小獅子口裏尋得，這兩隻獅子，便是帕第拉國王——他現在已經做了國王，而是

韃靼的統治者了——和他的獵人們在樹林中打來的。

「照此看來，這個小公主是已經完結了，」帕第拉說道，「哦，那也沒有法子好想。諸位，我們還是回去喫飯罷！」於是有一個朝臣拿起這隻鞋子來放在他的衣袋裏。這便是露珊爾白的結果！

第四章

黑杖仙女被拒絕參預安琪兒加公主的洗禮。

當安琪兒加公主生時，她的父母不但不請黑杖仙女來參預洗禮，並且吩咐他們的門房，如果她要來訪問，也務必趕她出去。這個門房的名字，便是格羅方納，他之所以被主人選爲門房，是因爲他是一個高身材的大漢，他能夠對一個商人或不歡迎的客人，粗暴地說一聲「不在家」，而將這種人嚇了開去。他就是我們方纔看見過她肖像的那位伯爵夫人底丈夫，他們夫妻



倆只要碰在一起，總是一天到晚相罵吵嘴。你們看，現在這個傢伙又要逞兇了。有一天，安琪兒加的父母，正坐在客廳裏開着的窗子邊閒眺，黑杖仙女要進來訪會她們，不料格羅方納非但拒絕她，反而惡狠狠地翻着臉皮，要把那扇門碰在仙女的面上！

「滾，賊黑杖！我告訴你，我們老爺

太太不見像你這樣的客人；」他一面說，一面便要去碰門。

但是仙女用她的手杖來阻止他關門；於是格羅方納又憤憤地跑出來厲聲喝道，「你不要做夢罷，你就是整天站在這扇門邊，我也不放你進去！」

「好好，你就自己去永遠站在這扇門邊罷，」仙女很嚴肅地說；格羅方納跨出門來，當門橫開他的兩條大腿，破聲大笑，喝道，「哈，哈，哈！好有趣啊！哈——哈——哈——噢？讓我走下來，——喔——喔——姆！」於是他變成啞吧了！

仙女把她的手杖一揮，格羅方納忽覺兩脚脫空，沿大門搖搖直上，然後他像鋼針刺腹似地，覺得一陣劇痛，而被釘住在門上了；然後他的兩臂跳起來托在頭頂；他的脚經過了一次劇

烈的絞紐，都縮在他的身體下了；他覺得漸漸寒冷起來，好似在變成金屬的一樣，他之所以只說「喔——喔——姆！」而不能再說別的話，就是因為他已經啞了。

他已被變成金屬了！他是用黃銅造的了！他恰好當一個門環！在如火如荼的夏天，他被釘在那里，直曬得發燙；在嚴寒



的冬夜，他也被釘在那里，直冷得他的黃銅鼻子掛下冰箸來。郵差跑來敲他，最下賤的童子，拿了一封信跑來，將他撥起來碰在門上。那一晚，國王和皇后（這時候他們還是王子和公主哩）散步回家，國王一見就說，「噲，親愛的！」

你看我們換了一個新門環了。噢，這門環很像我們門房的面孔啊！那個酒糊塗不知怎麼會變成這樣的？」此後女僕時常用沙皮來擦他的鼻子；有一次，當安琪爾加公主的小妹妹生時，他曾經被包在一隻破舊的羊皮套子裏；還有一夜，幾個無賴的少年，想用開旋器來將他撬去，結果雖然沒有成功，可是他的痛苦，卻已夠熬受了。再後，王后想起要換門上的顏色，油漆匠就用豆綠色的油漆來在他的臉上滿嘴吧滿眼睛地亂刷，幾乎將他悶得死去活來。我好擔保，他現在總該深悔以前對於黑杖仙女的無禮了！

至於他的妻子，也並不十分追念他；又因為他常常在酒店裏喝酒，和他的妻子高聲相罵，以及拖欠商人債項，所以人家

都當他是爲了種種不滿，而私自潛逃到澳洲或美洲去了。等到王子和公主登極爲國王和王后時，他們便離開這所屋子，而從此就沒有人再想到這個門房。

第五章

安琪兒加公主收用一個小宮娥。

有一天，當安琪兒加公主還完全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她同她的保母格羅方納夫人在御花園中散步，格羅方納夫人替她張了一頂小傘，以防太陽晒黑她嬌嫩的面容，安琪兒加正拿着一個餅兒，在餵池中的天鵝和鴨子。

她們未及走到鴨池邊，忽然來了一個有趣的小女孩！她的肥胖的小面頰上滿披了一頭散髮，看去好像已經多時不梳洗的



樣子。她披着一件很襤褸的衣服，脚上只穿一隻鞋子。

「你這個小叫化，誰同你進來的？」格羅方納夫人問。

「給我那個餅，」小姑娘說，「我肚皮餓。」

「餓！什麼是餓？」安琪兒加公主一面問，一面將餅兒遞給小姑娘。

「喔，公主！」格羅方納夫人說道，「你是多麼仁慈，

多麼和善啊，你真是一個安琪兒！噲，陛下，」她看見國王和
王后正同着他們的姪子走過來，便對他說道，「公主是多麼和
善啊！她在花園裏看見了這個骯髒的小叫化子——我不知道她
怎麼會跑到這兒來，那些守兵爲什麼不在門邊打死了她！——
我們可愛的小公主就將她的餅完全送給她了！」

「我本來不要喫了，」安琪兒加說。

「但是你畢竟是一個可愛的小安琪兒，」女教師說。

「是啊，我自己也知道，」安琪兒加說。「骯髒的小姑娘
啊，你想，我生得美麗嗎？」自然咯，她身上穿的是最漂亮的
衣服，她頭上戴的是最漂亮的帽子；而她的頭髮又捲曲得非常
勻整，着去真是美麗極了。

「喔許，喔許！」小姑娘說了就跑來跑去，笑着跳着，咬着她的餅；並且一面喫一面唱道：「喜歡，喜歡，我有餅兒圓圓！我願，我願，一年四季喫不完！」安琪兒加，季格略，以及國王王后等聽了，都哈哈大笑。

「我不但會唱歌，還會跳舞，」小姑娘說。「我會唱歌，我會跳舞，什麼事我都會做。」她跑到一個花臺邊，採了幾朶水仙，蕊香，和其他的鮮花，做成一個花冠，當着國王和王后的面前，這樣有趣地嬌美地跳舞起來，使個個人見了都歡喜。

「你的母親是誰——你的親戚是誰，小姑娘？」王后說。

小姑娘道，「小獅子是我的哥哥，大獅子是我的媽媽！別的人我全不知道。」她跳着她穿鞋子的一隻腳，使每個人見了



都非常快樂。

安琪兒加

對王后說道，
「媽，昨天我
的鸚鵡從籠子
裏逃去了，我
的玩具也玩得
惹厭；我想這
個有趣的小姑
娘，倒可以使
我尋尋開心。」

我要同她回去，給她些舊衣服穿穿。」

「喔，仁慈的小寶貝！」格羅方納夫人說。

「那種衣服我已經穿過好多次，很討厭了，」安琪兒加接着說；「她將要做我的小宮娥。你願意跟我回去嗎，小姑娘？」

小姑娘拍拍手，說，「跟你回去——好！你慈悲的公主！讓我去吃一頓好蔬菜，穿一身新衣服！」

於是大家又都笑了，當下他們就將小姑娘同到宮中，替她梳洗整齊，給他一套公主所穿過的衣服，她看起來差不多和安琪兒加一樣的美麗了。不過安琪兒加卻並不是這樣想；因為這位小姐從不曾想到過世界上會還有別的和她自己一樣的漂亮，一樣的仁愛，和一樣聰明的人。爲的使這小姑娘將來不能夠

太傲慢，太自負，格羅方納夫人拿她的破衣服和一隻鞋子來收拾在一個玻璃箱子裏，上面放一張卡紙，寫着「當仁慈的安琪兒加公主收留柏星達時，這個迷途的小姑娘就穿着這些破爛的衣服。」下面又記着年月，然後將箱子鎖上了。

不多幾時，小柏星達和公主就非常親熱起來，她跳舞，她唱歌，她做了好幾首兒歌來娛樂公主。但是後來公主得着一隻猴子，在後又得着一隻狗，在後又得着一個洋囡囡，她便不再喜歡柏星達了，因此柏星達變得非常孤獨和寂寞，不再唱有趣的歌，因為沒有人要來聽她。後來她年紀漸漸長大，就做了公主的一個小宮娥；雖則她沒有工資，可是她做事很勸勉，每天替安琪兒加理髮，受了嘲罵，永不動怒，並且常常要討她小主

人的歡喜，每天一早就起身，每晚很夜深纔睡覺，祇要主人一喊，就立刻跑來伺候，她實在已變成一個老練的小丫環了。這兩個小姑娘就是這樣地長大起來，當公主出去時，柏星達從不會以為等得厭倦；她替公主做新衣服，做得比最高明的裁縫所做的衣服更好，總之，公主不論做什麼事都用得着她。又當公主從師學習的時候，柏星達總是坐着看他們；藉此她得了許多的學問；在安琪兒加有時候還要打打呵欠，或想起下次的跳舞會等情，而柏星達卻總是振作精神，一心一意地聽着聰明教師的講授。跳舞教師來了，柏星達和安琪兒加一同學；音樂教師來了，她望着他，當安琪兒加赴跳舞會或宴會去時，她就細心地練習公主所學的歌；圖畫教師來了，她謹記着他所說的話，

所用的筆法；同樣對於法語，意語和其他各國的語言，她也是從教安琪兒加的教師學來的。當公主每次晚上出去時，她總是說，「我的好柏星達，你把我方纔做過的功課做完了。」「是，小姐，」柏星達這樣地說着，就很快活地坐下來，並不把安琪兒加做過的功課續下去做，簡直竟重做了一遍。

我們不妨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譬如公主要畫一個戰士的半身肖像，更讓我們假定，她開頭畫成

功的，

是這麼

一個模

樣——



安琪兒加

那末到了畫

成之後，這

戰士就變成

這樣了——



安琪兒加

（也許比這個還要好一些）然後公主在畫上註了她的名字；於是朝臣，國王和王后，特別是可憐的季格略，都十二分地稱羨這張畫，他們說，「世界上曾有安琪兒加這樣的一個天才嗎？」因此，我抱歉地說，公主的刺繡和其他的才藝，也不過如此；但在安琪兒加，她確信這些是她自己親手做的，所以她老實地承受朝中百官的讚賞，好像他們的話是真的。她想，全世界沒有一個能夠同她比擬的小姑娘，也就是全世界沒有一個足以匹配她的少年郎君。至於柏星達呢，她既不會聽見過這種讚賞，人家也不容許她過於自負，她是一個最天真，最仁心的女孩，她只切望着謀得她小主人的快樂。現在你總可明白，安琪兒加是一無所長，決不如一般人所推譽為一個驚人的天才。

第六章

季格略王子的品學。

現在我們要說到那位帕累哥尼國王的姪子季格略王子了。我早經在第十二頁裏說過，他因為有一套漂亮的衣服穿，一隻馴良的駿馬騎，袋子裏有錢，或則說袋子裏拿出錢，所以我們的小王子並不以失去他的王冠銀杖爲意，他是一個渾渾噩噩的少年，不大留心到政治或什麼學問。因此他的教師倒可以坐領着一筆乾薪。季格略不要學古文，也不要學算術。帕累哥尼



獵師，卻認王子爲一個伶俐的生徒；跳舞教師說，他是一個最優美，最勤勉的學生；管彈子房的大臣見了人總誇獎王子的絕技；網球場的執事也是如此；至於那位劍術教師，勇敢的老練的古塔索夫海特查夫，他也說過，自從他和韃靼的大將（就是

的司法總長斯貴累托梭，見了他總是愁眉蹙額，因爲這位王子從不肯學帕累哥尼的法典；但是，在另一方面，國王的運動教員和

兒散步，爲不合於情理，因爲季格略王子之吻安琪兒加的手，是出之於溫雅的態度。第一，他們是堂



那可怕的格倫波斯金）交
手以來，他從沒有遇見過
像季格略王子這樣一個熟
嫻的劍手。

請你們不要妄想，王
子和公主在御花園裏一塊





兄妹；第二，王后也在園中散步（因為她湊巧坐在那株老樹後面，所以你不能夠看見她），她很希望安琪兒加和季格略將來能結爲夫婦；季格略也是這樣想；就是安琪兒加有時候也有這樣的心思，因為

她想她的堂兄是非常的美麗，勇敢，和忠厚的；但是，你得知道，公主是聰明和博學，而可憐的季格略卻是一無所知，甚至連話也不會講。所以當他們仰看羣星，季格略對於天體知道些什麼呢？有一次，在一個很可愛的夜間，他們同站在一個樓廊裏，安琪兒加說，「那個就是大熊啊。」「在哪里？」季格略說。「你不要怕，安琪兒加！就是有一百隻大熊來，我也能夠殺死牠們，總不會讓牠們傷害你的。」「喔，你這笨傢伙！」她說；「你做人倒很和氣，但是天資卻真不聰明。」當他們看着花，季格略對於植物學又完全是外行，從不曾聽見過林尼斯（註一）這一個人。當他們看見蝴蝶飛過，季格略一些都不知道，他對動

（註一）林尼斯是一個瑞典的植物學家。



物學的蒙昧，正如作者之對於代數學一樣。所以，你想，安琪兒加雖則很喜歡季格略，但是爲了他的無知，也很看他不起。我想她是太看重她自己的學問了；不過誇己之長，是老老小小男男女女一切人類的共同的缺點。畢竟，在沒有其他的同伴的時候，安琪兒加是極喜歡她的堂兄的。

發羅洛索國王的身體很衰弱，他的胃口又不好，所以最喜歡喫好小菜（他的小菜是由一個法國廚子名叫馬迷東尼燒的），所以人家猜

他活不久了。現在國王已有將安琪兒加許配與季格略的意思，這事使那狡猾的首相和那陰險的老宮女着實耽心。因為格倫波索和伯爵夫人想，「季格略王子假使娶他的堂妹而即登王位，那末我們的地位就有些爲難了，我們是他所不喜歡的，我們曾經屢次苛待他。我們將立刻失去我們的職位；格羅方納不得不



拋棄季格略的母親所留下來的一切珍珠，花邊，鼻煙盒，指環和金表等等；而格倫波索也將要被強迫着交還季格略王子的可

憐的父親所留下來的二百十七兆零九十八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塊大洋，和十三角六銅元的現款了，」因此這位貴婦和首相很懷恨季格略，爲的是他們曾經錯待了他；於是這兩個刁滑的人，就造出上百個殘忍的故事講到可憐的季格略，要去挑撥國王，王后，和安琪兒加去反對他；他們說季格略是如何愚昧，他連最普通的字也寫不出，他寫發羅洛索寫成了祭羅各崇，寫安琪兒加，在兒字旁多了一點（鬼）；他們又說季格略如何欠了糕餅店和雜貨店裏許多錢；如何他時常去睡在教堂裏；如何他喜歡與僕人鬪紙牌。但是王后也喜歡鬪紙牌；國王也常在教堂裏睡覺，並且喜歡喫喫菜，喝喝酒；如果說季格略喫小食欠債，那末我倒要問問看，誰欠了他二百十七兆零九十八萬七千四百三



十九塊大洋，和十三角六銅元呢？所以說人壞話詭造蜚語的人（據鄙意），最好先要想想自己有沒有這種缺點。再說，那種毀謗和污蔑，後來果然使安琪兒加很是感動，她漸漸對她的堂兄冷淡起來，起初是取笑他，譏諷他太愚笨，後來又鄙薄他與僕人爲伍；所以每當跳舞宴會等時候，她總是很暴厲地對待他，因此可憐的季格略就鬱悒地生起病來，睡倒在牀上，而請太醫來診

治。

我們已經知道，發羅洛索王之不喜歡他的姪子，自有他自己的理由；如果有幾個天真的讀者要問，這是爲什麼呢？——那末我就請他們再讀一讀以前的文章，仔細地想一想罷。至於王后，他的尊嚴而懦弱的叔母，則平日待他雖好，可是季格略不在她跟前，她也就忘記他了。並且當她在鬪紙牌和晚會的時候，她本來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的。

我敢說那兩個惡奴（他們是誰，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很希望太醫匹特拉篤痛快地将季格略藥死了，但是太醫只將季格略放了幾次血，喫了幾帖瀉藥，把個王子關在房裏好幾個月，身上直瘦得和乾柴一樣。

當他正在這樣臥病的時候，帕累哥尼朝中來了一個有名的畫家，他的名字叫做泰馬沙陸倫查，是帕累哥尼的鄰國韃鞨國王聘定的畫師。陸倫查替朝中的人都畫一個肖像，大家對於他的作品都很贊賞；因為在他的畫像裏就是格羅方納伯爵夫人也看去很年輕，格倫波索也看去很和靄了。「他極會諂媚，」有些人說。「哪里？」安琪兒加道；「我是不受人諂媚的，我想，他畫我的像，還畫得不大美麗呢。我不忍聽見一個有天才的人被人憑空地污蔑，我希望我的爸爸，贈他一個佩黃瓜勳章的騎士的爵位。」

安琪兒加公主，雖則一般朝臣都相信她畫得很好，可以用再從師學習，然而她還是請陸倫查做教師，這真是奇蹟啊，

當她在美術室裏練習了一時之後，她就畫成了非常美麗的圖！但是，在這些圖中，有幾幅是從美女畫集上鈎下來的；有幾幅是出重價從教養院出品展覽會裏買來的。她在圖下簽了一個名字，這樣自然誰也不知道這張圖是誰畫的了——這位大畫家，他不只是教安琪兒加學學畫，還替她想了許多別的花樣。

有一天，陸倫查給公主看一個武裝少年的肖像，只見他生的頭髮秀美，眉眼動人，她的表情又像很憂鬱，又像很高興。

「親愛的陸倫查先生，這人是誰？」公主問道。「我從不曾看見過這樣漂亮的人，」格羅方納伯爵夫人那個老太婆說。

「那個，」大畫家說，「那個，小姐，是我尊嚴的小主人的肖像，他的名字叫做柏爾波，他是韃靼的太子，阿克洛塞勞尼

的公爵，普勒夫洛波的侯爵，並且授有南瓜大十字勳章。在他的勇武的胸前閃爍的，便是那個南瓜勳章，這是他尊嚴的父王帕第拉第一，爲了他在林彭巴孟托的勇敢的戰績而贈給他的，他在那時候親手殺死阿格雷利亞的國王，以及做國王衛兵的二百十八個巨人中的二百十一個。其餘的巨人在一次劇烈的混戰中，都被勇敢的韃靼軍隊所殲滅，但是這一戰在韃靼一方面的損失，也着實不少。」

「好個王子！」安琪兒加想：「這樣勇敢——這樣漂亮——這樣年輕——好個英雄！」

「他是又勇敢，又有作爲，」大畫家接續着道：「他深通各國的語言：會唱悅耳的歌；會彈奏各色各樣的樂器：他又會編

造歌劇，這些歌劇曾經在韃靼的皇家戲院裏演過了上千夜，他又曾當着國王和王后的面前試演歌舞；他演時真是漂亮啊，他的表妹，塞喀細亞的公主，竟爲了戀愛他而情死的。」

「爲什麼他沒有娶那個可憐的公主呢？」安琪兒加嘆了口氣問道。

「因爲他們是頭表兄妹，所以教士反對這種結合，」畫家說。「並且王子的心，又是不很屬意她的。」

「那末他屬意了誰呢？」公主問。

「我不能夠說出這個公主的名字，」畫家回答道。

「但是你可以告訴我，她的名字的第一字是屬於什麼部首的，」公主切望地說。



「那你可以猜咯，」陸倫查說。

「是不是在口部？」安琪兒加問道。

大畫家說不是在口部；於是說木；說山；說火，差不多

把所有的部首統統說完了。

當她說到月，而不是月，她就漸漸興奮起來了；當她又說到艸而不是艸，她是更其急躁了；然後她又說到

竹，但是並不是竹。「喔，親愛的格羅方納夫人，她說，「把你的鼻煙借給我！」說着她把頭埋在格羅方納夫人的肩上，很輕柔地喊道，「啊，先生可是什麼？」

「正是，不過我受了我主人的命，不能把公主的名字告訴你，那個公主，他真愛得神魂顛倒，差不多要發狂呢，我可以把她的肖像給你看，」那個狡猾傢伙說：他一面領着公主走到一個鍍金的照框邊，揭開了框前的簾幕。

喔，天啊！照框裏是一面鏡子，安琪兒加看見了她自己的臉！

第七章

季格略和安琪兒加的淘氣。

韃靼國王的宮廷畫家回去時，帶了許多在帕累哥尼的都城（親愛的，我告訴你，那個都城的名字，就叫做布龍波丁加）裏所畫成的圖像；但是其中畫得最好的一幀，便是安琪兒加的肖像，韃靼的一切貴人，沒有一個不要來瞻仰一下；國王看見這個像，喜歡得不得了，給予畫家以六等南瓜勳章，因此這位藝術家就變成泰馬沙陸倫查爵士了。



發羅洛索王也曾用黃瓜勳章來送給泰馬沙，此外還有一筆豐盛的禮金，因為他在布龍波丁加時，曾經替國王，王后和朝中主要的貴人們畫過肖像，他的畫法很流行，帕累哥尼國中一

切的藝術家差不多全都模仿他，國王常常指着泰馬沙爵士留着的柏爾波王子的肖像說，「你們中誰能夠畫出這像樣的一幀肖像來呢？」

這個像掛在起坐室的碗碟廚上邊，安琪兒加公主坐着煎茶的時候，便常常望着牠。這個像似乎每天每天美麗起來，而公主也更其喜歡望着牠，她常常把茶潑翻在檯布上，於是她爹媽就一連搖着頭，私相說道：「啊！我們早就明白了。」

在同時，可憐的季格略病倒在樓上的臥房裏，很是厲害，雖則他像一個小孩子似地盡喫了醫生所開的難喫的藥；小朋友們，我想你們生了病，你們的媽媽請醫生來替你們開方，叫你們喫藥的時候，大約也是這樣吧！再說，來望望季格略的唯一的人（除了他的好友衛隊隊長不算在內；因為他差不多終天忙着，而且有時候又要閱兵，所以的確沒有空），便是柏星達那個小宮娥，她時常來替他打掃臥房客室，又替他端正早餐，和

溫暖被褥。

小宮娥每天早晚來望他的時候，季格略王子老是這麼說，「柏星達，柏星達，安琪兒加公主好着麼？」

柏星達也老是這麼回答道，「公主很安好，謝謝你，我的主。」於是季格略就嘆了一口長氣，想道，要是安琪兒加生了病，恐怕他自己要害起更厲害的病來了。

接着，季格略又要這麼說，「柏星達，今天安琪兒加公主問起我麼？」於是柏星達總回答道，「沒有，我的主，她今天沒有問起你；」或是，「我今天看見她正忙着在練習鋼琴；」或是，「她正在寫今晚宴會的請客片，沒有和我講過話；」或是說了些道歉一類的話，從不肯確切地說出真情：因為柏星達是

一個非常仁愛的人，她總是竭力想出話頭來免去季格略王子的煩惱，就是她從廚房裏端上些果醬和燻雞來給他喫（那時候季格略已經好了些，所以得到醫生的允許了）的時候，也謊說「公主爲了你，曾往親手做這果醬和燻雞呢。」

季格略聽見了，就精神煥發，立刻放懷不少；吞食了所有的果醬，咀嚼了最後的雞骨——腿骨，胸骨，髀骨，背脊，雞屁股，以及所有的一切東西——想着他的安琪兒加：一天他覺得爽快許多，便穿好衣服，走下樓來，踱到客室裏去，他所欲遇見的除了安琪兒加還有誰呢？一切椅子上的坐墊都被撤去了，燈盞從封袋中取出，繡花的帷幕高高拉起，一切雜碎細軟都收拾得很清楚，精美的來賓簿放在桌子上。安琪兒加的頭髮

上滿戴紙花：總之，那里顯然是要舉行一個盛會了。

「怎麼啊，季格略！」安琪兒加喊道：「你穿着這樣的一套衣服跑到這里來！成什麼體統！」

「啊，親愛的安琪兒加，我下樓來了，今天我覺得好了許多，謝謝你的雞和果醬。」

「你這樣含糊的說，叫我怎麼知道雞和果醬呢？」安琪兒加說。

「噢，你不會——不會拿來送給我麼，親愛的安琪兒加？」季格略說。

「我拿來送給你，不錯！親愛的安琪兒加，不，親愛的季格略，」她嘲笑地說，「我正在收拾這間屋子，預備歡迎韃靼

的王子殿下，他正要到我爸爸的朝中來訪問呢。」

「王子——韃靼國的王子！」季格略喫驚地說。

「是啊，韃靼國的王子，」安琪兒加帶着嘲笑的口氣道。「我敢說你從沒有聽見過這樣一個國家。你聽見過什麼呢？你全不知道韃靼到底是在紅海上還是在黑海上，我敢說。」

「喝，我知道，牠是在紅海上，」季格略說道，公主聽見了忍不住破聲大笑，她說，「喔，你這笨貨！你是這樣的草包，你是真不配去交際的！你什麼也不知道，單單留心馬哩狗哩，你只配和我父王的最遲鈍的龍騎兵去一桌喫飯。不要這樣地望着我，先生：去穿上你最好的衣服來迎接王子，讓我把這間客室收拾收拾罷。」

季格略道，「喔，安琪兒加，安琪兒加，我萬想不到你這種態度。這不是你對待我的口氣，當時我們在花園裏，你給了我這個指環，我也把我的納了你，並且你又讓我親你的櫻——但「櫻——」是什麼，我們將永不會知道了，因為安琪兒加盛怒地喝道，「滾蛋，你這個無理的野蠻的東西！你怎麼敢向我提起你無理的舉動？至於你這個區區值一兩個銅子的指環，喏，先生，喏！」她說着把牠擲在窗外。

「這是我母親的結婚指環啊，」季格略着急地說。

「我不管得這是誰的指環，」安琪兒加嚷道。「去娶那個拾這指環的人罷，要是她是女人的話；你不能夠娶我。還我那個指環。我不耐煩與給了人家東西而驕傲的人爲伍！我知道誰將

要給我比你所曾給我的更好的東西。一個窮相十足的指環，簡直值不到五角錢！」

安琪兒加不知道季格略所給她的指環，乃是一個仙指環：要是一個男子戴了，就會使所有的女子都鍾情於他；要是一個女子戴了，就會使所有的男子都向她求愛。王后，季格略的母親，是一個相貌很平常的人，她一戴了這個指環，就博得無限人的驚羨，她生了病，直使她的丈夫憂慮得發狂。但是當她把她的小季格略叫來，把指環套在他的手指上時，薩浮國王就似乎不再想着她的妻子，而移其愛於小季格略了。因此只要他戴着這個指環，就永遠會受每個人的寵愛；但是當時他究竟還是一個小孩子，不懂什麼事，把牠給了安琪兒加，於是人們就反

去寵愛和欽羨她；而季格略，據說，祇不過居於第二位罷了。

「是的，安琪兒加蒙昧而忘恩地說，「我知道誰將要給我比你窮酸的撈什子更好的東西。」

「很好，小姐！你也可以將你的指環拿回去！」季格略說；他的眼睛對她閃出火星，然後，他的眼睛像突然睜開來似地，高聲嚷道，「哈！這真是奇怪！這就是我曾經竭我的全生命來愛慕的女子麼？我曾經這樣的愚笨，會向你這個傢伙用情麼？啊——的確——不錯——你是一個小騙子！」

「喔，你這個壞蛋！」安琪兒加喊道。

「憑我的良心說，你——你是個鬪雞眼。」

「什麼！」安琪兒加嚷道。



「而你的頭髮是紅的——你的臉皮上生滿面皰——還有什麼？你有三個假牙齒——兩隻腳一長一短！」

「你這個畜生，你這個畜生，你！」安琪兒加罵道：她一隻手奪得那個指環，一隻手向季格略的臉上打了一，二，三下耳光，要是他不大聲的狂笑和呼喊，她簡直要把他頭上的頭髮都

拉去了。

「唉，安琪兒加，不要拉我的頭髮，這是要拉壞的！我看你自己的頭髮，就是完全不用拉扯，也可以拔去許多了。呵呵呵！哈哈！嘻嘻嘻嘻！」

他差不多笑得喘不轉氣，而她則差不多憤得喘不轉氣；其時那個常侍首領根巴培拉公爵，穿着朝服，彎着腰，跑進來說道，「啓王子公主殿下！陛下他們請你們到金鑾殿裏去，他們在那里等待韃靼王子的駕臨。」

第八章

格羅方納拾仙指環，柏爾波王子來朝。

柏爾波王子的駕臨，使所有的朝臣都忙亂起來：每個人都遵令穿上他或她的最好的外衣；僕役們穿着他們美麗的制服；首相戴着他新的假髮；衛兵穿着他最新的軍裝；而格羅方納伯爵夫人，你自然可以想到，也樂於趁此機會，用她最精美的服飾來妝扮她的老態。她正走過宮殿的庭心，想去伺候國王和王后，忽見在階石上有一些閃光的東西，就吩咐那個曳着她長裙

的小廝，拾起這在那邊閃耀着的東西。那小廝本是個醜陋的小



傢伙，穿着用從前小門丁的舊衣裳來改成的制服，緊窄異常；然而當他拾起了指環（因為那個東西結果已經知

道是指環），正在遞給他的主母的時候，她竟想他像是一個小愛神。他把指環給了她；她接來一看，見是個毫不足貴的小指環，並且戴在她任何老指節上都嫌太小，所以她就把它望衣袋裏一塞。



「喔，太太！」小廝望着她說；「怎麼——怎麼你今天看去很美麗了，太太！」

「不過你也，
賈克，」她正要這
樣說；可是往下向
他一望——不，他
全然不再漂亮——
還只是和早上一樣
的赤髮的小賈克罷
了。然而，讚美之
詞，即是爲最醜陋

的成人或童子所說，也一樣地會受人歡迎，所以格羅方納還是吩咐這小廝曳起了她的長裙，很快活地走着。衛兵特別尊敬地向她行禮。大將海特查夫在待客室裏說，「我親愛的太太，你今天看去像一個安琪兒了。」因此格羅方納彎着腰，佯笑地跑進金鑾殿，殿在國王和王后的後邊，那時候，他們正在等候着韃靼國的王子。安琪兒加公主坐在他們的足邊，而在國王的椅子背後，站着季格略王子，露出一副極兇悍的神氣。

韃靼王子進來，伴着他的御前大臣斯萊波資，後面又跟一個黑奴，捧着你所從未見過的最美麗的王冠！他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裝，他的頭髮略微有些散亂。「我自從喫過早飯後，竟趕了三百多哩路，」他說，「我是這樣地熱望，要瞻仰瞻仰帕累哥



尼的公——宮廷和偉大的王族，所以我直趨御前，一分鐘也不能等待。」

季格略從御座背後，發出了一陣輕蔑的狂笑；但是所有在座的人，實際上都很紛亂，所以，他們並不覺到這個小小的騷動。「殿下不論穿着什麼衣服，都好，」國王說，「格倫波索，給殿下打個坐位。」

「殿下不論穿着什麼衣服，都是一套朝服，」安琪兒加公主殷勤地說。

「啊！但是你得看看我別的衣服，」王子說。「我本當把牠們穿上了，不料那個愚笨的從僕，竟沒有把牠們帶來。那個笑聲是誰？」

這笑的是季格略。「笑的是我，」他說，「因爲你剛纔說得，爲了急於要瞻仰公主，所以等不及換衣服了；而現在你卻又說，你穿那套衣服是爲了沒有帶別的衣服來。」

「那末你是誰啊？」柏爾波王子厲聲地說。

「我的父親是這個國裏的國王，我是他的獨養兒子，王太子！」也用同樣的高傲的聲氣回答道。

「嚇！」國王和格倫波索都很着急地插口道；但是國王定了定心說，「親愛的柏爾波王子，我忘記把我的姪子介紹給殿下，他是季格略王子殿下！你們互相認識認識！握握手！季格略，把你的手給他殿下！」於是季格略伸出他的手來，緊握可憐的柏爾波的手，直使他的眼眶中滾下淚來。格倫波索這時給

這位尊貴的客人，拿過一張椅子來，放在國王，王后和王子所坐的壇上；但是那張椅子靠近壇的邊端，所以當柏爾波坐下去時，他就跟着牠翻了個身，倒在地上亂滾，叫號得像一隻母牛。季格略見了這亂子，咆哮得更響，不過他的音調是帶着笑聲的；當柏爾波王子起身的時候，全朝的人也都笑了起來；因為當他剛進室內，他還不顯出什麼可笑的地方，但是當他掉在地上，經了好一會纔能立起身來的時候，他看去便顯得是十分的無知與愚笨了，所以誰也禁不住要對他好笑。當他走進了殿內，大家都看見他手裏拿着一朵玫瑰花，不料這花在他翻身的時候掉去了。

「我的玫瑰！我的玫瑰！」柏爾波喊道；於是他的御前大臣

搶上去把牠拾起來，交給王子，王子接來就塞在他的衣袋裏。這時候大家全然不明白他們方纔爲什麼好看，覺得他並沒有特別可看的地方。他是短小而精悍，紅的頭髮，看去很美麗，確配當一個王子。

於是他們就坐下來談話，王族的人物爲一起，韃靼的官員和帕累哥尼的官員另爲一起——季格略則很舒適地和格羅方納坐在御座的後邊。他很嫵媚地望着她，使她的心裏覺得有點飄飄然，「喔，親愛的王子，」她說，「你怎麼可以當着他們陛下的前面說這種驕傲的話呢？我老實告訴你，我當時聽了，真替你就心得要昏去呢。」

「那我一定要把你抱在我的懷裏，」季格略狂喜地說。

「你對於柏爾波爲什麼這樣的苛待呢，親愛的王子？」格羅方納說。

「因爲我恨他，」季格略道。

「你是妬忌他，你始終愛着可憐的安琪兒加，」格羅方納說着把她的手帕掩住她的眼睛。

「我從前確然愛過她，但是我現在不愛她了！」季格略說道。「我鄙夷她，就是她繼承了二萬個王位，我也要鄙夷她，輕蔑她。並且還說什麼王位？我自己的也已失去了。我的力量太薄弱，不能夠把牠恢復轉來——我很孤獨，我沒有朋友。」

「喔，不要這樣說，親愛的王子！」格羅方納道。

「並且，」他說，「我倒樂於退居下位，就是有全世界的王

位來給我，我也不肯輕易我的地位！」



「你們兩個人在講些什麼話？」王后說，她的性情很和善，

但不十分聰明。「這個時候是好預備來進午餐了。季格略，你領柏爾波王子到他的臥室裏去。王子，要是你的衣服還沒有帶來，那末就穿着這一套衣服，我們也是非

常地歡迎你。」但是當柏爾波王子走進他的臥室，只見他的行李還依然放在那里沒有解開；理髮師進來，湊着他的意趣替他翦啊，燙啊，忙個不了；自從打了午餐的鐘聲，一直到柏爾波



出來，他們足足等了二十五分鐘，在這個時間，國王等得很不

耐煩，憤懣極了。

至於季格略呢，那時候他和格羅方納太太老是廝混在一塊，和她站在一扇窗子前，向她問長道短。到了後來，管臥室裏的僕人就去通知韃韞王子殿下！於是那夥貴人

們纔一同跑進御餐室裏去。這是一個很小的集會；只有國王和王后，柏爾波所傾心的那個公主，兩個王子，格羅方納伯爵夫人，首相格倫波索，以及柏爾波王子的御前大臣。你自然可以想到，他們喫的是一席很好的菜——讓每一個男孩或女孩先來想想他或她所最喜歡喫的東西，然後再去推想桌子上所放的菜罷。（原註）

公主在席間不住地和韃靼王子絮絮談話，然而他卻只顧狼吞虎嚼，從不曾把他的眼睛離開碗碟，只有當季格略切鵝肉的時候，彈開了許多肉屑和胡葱汁在他的一隻碗裏，纔向旁邊望

（原註） 這里可以做一個有趣的遊戲，叫所有的孩子說出他們各人最喜歡喫的菜來。

了一望。季格略看見韃韃王子用他的香手帕來揩他的襯衫和面孔時，只是撲嗤的一笑。他並不向柏爾波王子道一聲歉意。有時候王子望着他，季格略就掉頭向着別處。當柏爾波王子說，「季格略王子，我來敬你一杯酒好不好呢？」季格略也不肯回答。所有的他的談話，他的視線，全都集中在格羅方納伯爵夫人一個人身上，讀者總可想見，她得被季格略所垂青，是多麼歡快啊——這個好虛榮的老傢伙！當他不和她在深談，他便在尋柏爾波王子的開心，格羅方納見他發聲太響，便常常用她的扇子來拍着他，說道：

「喔，你這個滑稽的王子！啐，柏爾波王子將要聽見你的話了！」

「噫，那我可不管，」季格略更高聲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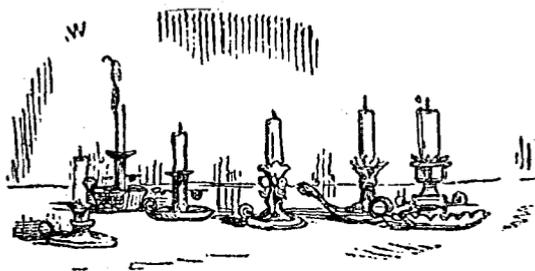
國王和王后幸虧沒有聽見；因為王后的耳朵有一些聾，而國王正留心着他自己的菜蔬，並且他喫起來像妖精似地發出可怕的嘈聲，所以一些也沒有聽見。喫過了午餐，國王和王后就去躺在雙靠椅裏睡覺。

這是季格略和柏爾波王子開玩笑的時候了，他用花雕，青梅，竹葉青，香檳，葡萄，櫻桃白蘭地，以及各式各樣的酒類來力勸這個少年人，柏爾波先生也不推辭，都接來一飲而盡。但是季格略雖在和他的客人開玩笑，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陪他喝，並且，真不爭氣，他又喝得很過量，因此這兩個少年人在餐後伴着那些貴婦人們吵吵鬧鬧，做出許多愚笨事來；他們爲

了那種鹵莽的行爲，真是夠受報應，現在，我親愛的孩子，你們將要聽到了！

柏爾波跑過去坐在鋼琴旁邊，那時候安琪兒加正在奏着琴唱歌，他也唱，但是他唱的沒有腔調，他把下人拿來的咖啡倒翻，他無緣無故地狂笑，胡說八道地講話，接着便倒頭熟睡，發出可怕的鼾聲。哼，這可厭的豬！但是當他直躺在這粉紅色的綢緞的沙發上，安琪兒加卻還當他是最美麗的人呢。這自然是因爲柏爾波所戴的仙幻的玫瑰，使安琪兒加的心裏發生這種溺愛；但是少女之迷心於一個笨伯的，她是第一人麼？

季格略定要跑去坐在格羅方納身旁，她的乾癟的老臉，他看去也覺得時時刻刻美麗起來。他對她說出最過分的讚譽——



從沒有這樣一個可愛的人。比他年紀大得多麼？哪里的話！他一定要娶她；他不要別的，只要她！

嫁給王位的繼承者！這是一個好機會呢！這奸滑的醜婦真的拿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帕累哥尼國王薩浮的獨生子季格略，今允娶故岑金斯格羅方納先生的寡婦，銷魂的貞節的巴巴拉格立塞爾達格羅方納伯爵夫人為妻，特立此存證。」

「你寫着些什麼呢？你銷魂的格羅寶！」季格略說，那時候他正橫臥在寫字檯旁邊的一隻沙發上。

「祇是一個手諭，請你簽個字，親愛的王子，因為在這個冷天，要佈施些煤炭和氈毯給窮人。你看！國王和王后都已安睡，所以你殿下下手諭，也行了。」

格羅方納深知季格略是極好說話的，果然，他就立刻在紙條上簽了字；當她把紙條塞進衣袋，你可以想到她是何等神氣啊，她現在是帕累哥尼的真實的國王的妻子了！她不願去對格倫波索說明，她當他是一隻禽獸，因為她奪去了她的親愛的丈夫的王冠！當燭火點亮的時候，她替王后和公主脫好衣服，就跑進自己的臥室，在一張紙條上練習着寫，「格立塞爾達帕累哥尼，「巴巴拉利及那，「格立塞爾達巴巴拉，帕夫利及，」我不知道當她將來果然做了王后之後，還有什麼別的簽字呢！

第九章

柏星達的煖被爐。

小柏星達跑進來替格羅方納理髮；這位伯爵夫人非常地喜悅，說也奇怪，她竟稱讚起柏星達來了。「柏星達！」她說道，「你今天把我的頭髮理得很好；我來送你一件小禮物。這裏是五個銀——不，是一個美麗的小指環，是我拾來的，已經有些時候了。」說着她就把在庭心中拾來的指環，給了柏星達。柏星達戴在手上，剛剛正好。



「這好像是公主所常戴的那個指環，」小姑娘說。

「不是這個東西，」格羅方納說，「我已經藏着牠好久了。噲，來替我把被頭蓋蓋好；今夜天氣很冷（大雪正從窗子裏飄進來），你去替季格略王子溫溫被褥，像個好女孩，你回來後

把我的綠綢裁開，替我縫一頂早晨戴的小帽，縫好了再替我的絲襪補一個洞，補好了你就去睡罷，柏星達。記住，我的小帽早晨

五點鐘喫點心的時候就要戴的。」

「我想，我最好去替這兩位小少爺的被褥全都溫溫煖，太太」柏星達說。

格羅方納回答這句話，說，「噢噢呼！——格勞蒿呼！——杭呼！」實在，她已經熟睡着在發鼾聲了。

她的臥室，你得知道，是在國王和王后的臥室的左邊，而公主的臥室則在他們的右邊。因此可愛的柏星達就跑到廚房裏去拿煤塊來裝這個御用的煖被爐。

實在說，她是個極和善，活潑，有禮，可愛的姑娘，但是今晚上真有些奇怪，所有在僕役室裏的婦人，都來譏諷她，凌辱她。管家婦說她是一個魯莽的自大的東西：女僕責問她怎敢

戴着這種指環和緞帶，這是十分不合體統的！廚子（因為他們有一個男廚子，也有一個女廚子）對廚婢說，她始終不相信那個東西有什麼用處；但在男子一方呢，其中每一個人，如車夫約翰，跟班波頓，和韃靼王子的侍僕，都驚視地說——

「我的天！」

「暗暗暗！」

「啊啊啊！」

「喔喔喔！」

「柏星達是一個多麼漂亮的姑娘。」

「滾開；不干你們的事，你們這批下流坯！」柏星達說着，拿了她的一爐煤走開了。她跑上樓去，聽見這兩位少年在打彈子；她先溫煖了季格略王子的被褥，然後跑到柏爾波王子的臥

室裏去。

她剛溫好被褥，他便跑了進來；他一看見她，便亂嚷道，「喔！喔！喔！喔！喔！喔！你是一個多麼漂——漂——漂亮的人兒！你天使——你美——你玫瑰的芽，讓我也是你的柏爾——你的柏爾罷！飛到荒郊去，同着我飛！我從不曾看見過一隻小綿羊有像你這樣使我歡喜的深藍色的眼睛。你美的女神，接受，接受這個少年人的心罷。屬了我罷！屬了我罷！你做了韃靼的公主罷！我的父王將要讚許我們的結合：至於那個蘿葡色頭髮的小安琪兒加，我是絲毫也不再眷戀她了。」

「讓開，殿下，請安睡罷，」柏星達拿着煖被爐說。

但是柏爾波說，「我不睡，我永遠不睡，直到你肯宣誓是



屬於我的，你可愛的羞赧的
宮娥！這裏，你的足邊，躺
着柏爾波·你秀眼的惶悚的
俘虜。」

他滔滔不絕地說着，又
做出種種非常丟臉可笑的舉
動，柏星達開玩笑地用煖被
爐來望他的身上一觸，這一
下，我對你說，就叫他用截
然不同的態度來喊着，「喔
喔喔！」

柏爾波王子發出一聲很響的狂叫，季格略王子在隔壁的臥室裏聽見了，就跑進來看發生了什麼事。他一看見所發生的事情，便盛怒地衝到柏爾波身邊，極暴橫地將他一脚踢到天花板上，接着還是踢，直踢到他的捲髮十分平直。

可憐的柏星達真不知道還是笑好呢還是哭好；這樣的猛踢自然定要把王子踢傷，不過那時候他倒看去很可捧腹！季格略將他在室中上上下下踢好了，就跑去站在一隻壁角裏，自己撫頭擦耳，你想季格略做些什麼呢？他用他自己的膝頭來跪在柏星達跟前，握住了她的手，請求她接受他的心，同時並立意要娶得她。試推想柏星達的情形啊，她自從在御花園中初次看見王子的時候，便已和他發生戀愛，那時候她尚是個小孩子哩。



「喔，神明的柏星達，」王子說，「我和你相伴十五年，爲什麼不會看見你的美貌呢？在全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和亞美利加，不，就是在澳大利亞，也還不曾發現有哪一個女子可以和你媲美呢？安琪兒加麼？屁！格羅方納麼？吓！王后麼？哈，哈！你就是我的王后。你是真的安琪兒，因爲你眞生得和安琪兒一樣。」

「喔，王子！我只是一個下賤的宮娥，」柏星達說，然而她的面上露出歡容。

「在我生病的時候，人家都忘記了我，不是只有你來照顧我麼？」季格略繼續着說。「不是你的纖手拂平了我的枕頭，送給我果醬和燻雞麼？」

「是的，親愛的王子，我的確會這樣做呢，」柏星達說道，「假如你歡喜，我還要替殿下縫襯衫上的紐珠哩，殿下，」這個樸素的女郎說。

那時候，可憐的柏爾波王子正狂愛着柏星達，他聽了這宣言，並看見了她對着季格略的明白的眼色，就嚎淘大哭起來，亂扯他頭上的頭髮，直至落了滿屋子，像許多的麻皮。

柏星達當兩個王子正在繼續交談時，曾把煖被爐放在地板上，現在看他們已在打架，並且大家聲勢汹汹地各不相讓，她便抽身跑了。

「你臃腫的沒用的笨蟲，把你的頭髮都扯在壁角裏；自然你欺侮了柏星達，這倒也好叫我出一口氣。你敢跪在季格略的

的公主跟前，吻她的手！」

「她不是季格略的公主！」柏爾波咆哮道。「她將是柏爾波的公主，沒有別的人將是柏爾波的公主了。」

「你和我的堂妹定婚了啊！」季格略怒號着說。

「我恨你的堂妹！」

「你欺侮她，我總要在你身上出一口氣！」季格略盛怒地嚷道。

「我要取你的命。」

「我要送你的終。」

「我要割破你的喉管。」

「我要敲出你的腦漿。」

「我要打落你的頭顱。」

「我要早上差一個朋友來請你看顏色。」

「我要下午送一顆衛生丸給你嘗滋味。」

「那末我們再見罷」，季格略說着，把拳頭輪到柏爾波的臉上；他又提起了這煖被爐，吻着牠（因為，這爐方纔柏星達曾經拿過）而衝下樓梯去。他正走到樓梯的起步處，只見皇上在和柏星達談話，他用各種恩愛的名字來稱呼她。皇上說，他曾經聽見屋子裏有些響聲，並且聞着有什麼東西燃燒的氣味，便跑出來看是什麼事。

「大約是這兩位小少爺在抽煙罷，陛下，」柏星達說。

「迷人的宮娥啊，」國王說（和所有其餘的人一樣），「不要



去管少爺們！轉你的眼睛到一個
年的威權的君王，他的風度在盛
時候人家都說還不壞呢。」

「喔，陛下！王后知道了將要
怎麼說呢？」柏星達嚷道。

「王后！」國王笑道。「王后將
要受絞刑。我不是帕累哥尼的威權
者麼？我沒有絞臺，繩子，斧頭，
行刑官麼——哈？我的宮牆邊不是
有一條河麼？我沒有裝進妻子去的
袋子麼？只要一句話，你願意是我



自己的，——你的主婦就可馬上裝入一隻袋子裏。而您就得爲我的心與王位的同享者了。」

季格略王子一聽見這些殘忍的話，他竟忘記了對於國王的一般的尊敬，舉起了他的煖被爐，把國王打得和油煎餅一樣的平扁；打好了之後，季格略先生就拔起腳來一溜烟逃走了，柏星達驚啼着跑開去，王后，格羅方納，以及公主，都走出她們的臥室來。試想，她們看見了她們的丈夫，父親，君王弄成這個樣子，將發生怎樣的感情啊！

第十章

發羅洛索王大發雷霆。

國王爲熾炭所燙，立刻蘇醒了站起身來，「喂！我的衛隊官！」他憤怒地頓足喊道。那副形狀真是好看！國王的鼻子被季格略王子的一擊，打得十分彎曲了！國王憤怒地咬着牙齒。「海特查夫，」他說着從他的寢衣袋裏摸出一張刑條來，「海特查夫，忠誠的海特查夫，去捉住那個王子。你趕緊跑到三層樓上他的房間裏去，就可找到他。他竟敢伸起他瀆神的手來打一



海特查夫隊長是很愛季格略的，聽見了非常感動。「可憐

個國王的神聖的睡帽——
海特查夫，並且用一個煖
被爐來把我打在地板上？
去，不要耽擱。惡鬼！趕
快去，否則——哼！——
哈！——你自己得留一點
心。」國王說着提起他的
寢衣，後面跟着一羣貴婦
們，跑進他自己的房間裏
去了。

的，可憐的季格略！」他說，他的勇武的臉上流滿眼淚，滴下來掛在他的鬍鬚上；「我的尊貴的小王子，定要用我的手來領你去死麼？」



「領他去逃罷，海特查夫，」一個女性的聲音說。這人是格羅方納，她聽見了吵鬧的聲音，就穿着寢衣跑出房

來。「國王叫你去殺死王子。那末你就去殺死個王子就是了。」
「我不懂你的話呢，」海特查夫說，他是一個不十分聰明的人。

「你笨蟲！他並沒有說出哪一個王子，」格羅方納道。

「沒有，他的確沒有說哪一個，」海特查夫說。

「那末很好咯，捉住柏爾波，將他絞死了！」

海特查夫隊長聽見了這句話，他快活得跳起來。「服從是一個軍人的天職，」他說，「柏爾波王子的頭，很可以把這件事媽虎過去了，」他在下一天早上第一件事便是去捉拿王子，

他去扣門。「是誰啊？」柏爾波說。「海特查夫隊長麼？請進來，好隊長；我看見你很快活；我早經盼望你過了。」

「你盼望我過麼？」海特查夫說。

「斯萊波資，我的御前大臣，將做我的代理人，」王子說。

「望殿下原諒，這是要請你親自去的，並且也犯不着去叫

醒斯萊波資男爵來。」

柏爾波王子對於這件事似乎非常鎮靜。「你是爲了季格略王子的事件而來的吧？」

「正是，」海特查夫說，「爲了季格略王子的事件。」

「是用手槍呢還是用大刀，好隊長？」柏爾波問道。「我對於這兩件事都是熟手，我很有把握來收拾季格略王子，正和我的名字是叫柏爾波王子殿下一樣地有把握。」

「你有點弄錯了，我的主，」隊長說。「我們國中，這是用斧頭的。」

「斧頭？那倒是很棘手的，」柏爾波說。「叫醒我的御前大臣來，他會做我的助手，在十分鐘之內，不是我吹牛皮，你

就可以看見季格略的頭脫離了他無關係的肩胛。我真要吸他的



血！喝喝！」他的
神氣蠻橫得像一個
魔鬼。

「請你原諒，
先生，不過這張拘
票，我是來拘你，
帶你去交給——交
給典刑官的。」

「呸，呸，我
的好人兒！——放

手，我說給你聽，——呵！——喂喂！」這個不幸的王子所能說的只有這一套話了，因為海特查夫的衛兵早已抓住了他，用一塊手帕來縛住他的嘴和臉，將他帶到行刑的地方去了。

國王恰巧在和格倫波索講話，看見他走過，就吸了一撮鼻烟，說道，「這不免太難爲了季格略。現在且讓我們去喫早餐罷。」

衛隊長將囚犯交給許立夫，讀着那張死刑的訓令：

「着卽將來人斬首示衆。」

「發羅洛案第二十四。」

「這是冤枉的，」柏爾波說，他對於這事似乎一些也沒有明

白。

「吓——吓——吓！」許立夫說，「馬上去找典刑官來，典刑官！」

於是可憐的柏爾波就被領到斷頭臺上去，在那里一個拿着一塊木頭和一把巨大的斧頭的典刑官，是常常預備着在奉行職務的。

但是現在，我們又要回過來說說季格略和柏星達了。

第十一章

格羅方納對付季格略和柏星達。

格羅方納見過了國王的變故，知道季格略必定遭遇不幸，所以她下一天早上就很早起身，想設法來拯救她的親丈夫——因為這愚笨的老傢伙定要這樣地稱呼他。她看見他正在花園中踱來踱去，正在想一個與柏星達叶韻的字眼（他所能找得的字眼只有「聽得」和「病榻」），簡直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忘記個乾淨，只想着柏星達是最可愛的人兒。

「喂，親愛的季格略，」格羅方納說。

「喂，親愛的格羅姑娘，」季格略說，不過他叫她姑娘，是很帶譏諷的意思的。

「我曾經想到，親愛的，你處在這個危困的境地中，應該想個辦法纔行。你必須逃到國外去避開一時。」

「什麼危困的境地？——逃到國外去嗎？我是永不能沒有我的愛人的，伯爵夫人，」季格略說。

「不，她將要陪你去，親愛的王子，」她用最委婉的口氣說道。「第一，我們必須弄到我們雙親所有的珠寶，以及現在的國王和王后所有的那些。這里便是那個鑰匙，寶貝；牠們當然全是你的，你想，因為你是帕累哥尼的正統的國王，而你的妻

子將要是正統的王后。」

「她將是王后麼？」季格略說。

「自然咯；並且拿了珠寶之後，就跑到格倫波索的房間裏去，在他的床底下，你將要尋得幾個大袋子，裏面裝着二百七兆零九十八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塊大洋和十三角六銅元現款，這些全是你的，因為這是在你父親死的時候從他房間裏拿出來的。我們將要拿了這些逃出去。」

「我們將要逃出去？」季格略說。

「是啊，你還有你的新娘——你的訂了婚約的愛人——你的格羅姑娘！」伯爵夫人輕輕地斜睨着他說。

「你是我的新娘。」季格略說，「你，你醜陋的老太婆！」

「喔，你——你這個無賴！你不曾給我這張寫婚約的紙條麼？」格羅方納嚷道。

「滾蛋，你老笨貨！我愛柏星達，只愛柏星達，」他帶着一種恐怖的神情，趕快地逃開她。

「嘻！嘻！嘻！」格羅方納喊道；「一個婚約便是一個婚約，只要帕累哥尼還有法律！至於那個妖精，那個無賴，那個惡魔，那個醜陋的小潑婦——至於那個暴發跡的，那個忘恩負義的，那個人面獸心的柏星達，季格略先生，你要尋到她的下落，將不很容易呢。你想尋得她，我敢斷定，總要很長的時候。你毫不知道柏星達小姐是——」

是——是什麼？現在你們將要聽到了。在這個寒冬的每天



早上，可憐的柏星達五點鐘就起身來端茶給她的殘忍的女主人；但是這一次非但不看見她露着笑容，反看見格羅方納憤怒得什麼似的。這伯爵夫人一面在穿着衣服，一面將柏星達打了六七下耳光，但是因為可憐的柏星達慣受這種待遇，所以她一點也不覺得特別的驚奇。「你聽着，」她說，「當王后揪了

兩次鈴，我要煩你立刻跑去伺候。」

因此當王后的鈴揪了兩次，柏星達就跑到王后跟前鞠了一個躬。王后，公主，格羅方納都在這個屋子裏。她們一看見她，就鬧了起來。

「你賤坯！」王后說。

「你小下種！」公主說。

「你畜生！」格羅方納說。

「不要來見我的面！」王后說。

「滾你的蛋，去！」公主說。

「離開這屋子！」格羅方納說。

唉唉！真不幸！那天早上柏星達竟遇到了極悲慘的事，這

都是因爲上夜的那樁不幸的煖被爐事件。國王曾經向她求婚；自然王后起了妬意：柏爾波曾經爲她動情；自然安琪兒加非常憤恨：季格略和她發生戀愛，喔，格羅方納是多麼暴怒啊！

「把我送給你的那

帽子
圍裙
衫子

脫下來」，他們一齊說，一面把柏星達穿的衣服都撕光了。

「你怎麼敢去勾引

國王？」
柏爾波王子？
季格略王子？

王后，公主，
伯爵夫人說。

「把她從前穿來的破衣服還給她，趕出去！」王后喊道。

「當心，不要讓她穿了我的鞋子去呢，這是我好心借給她」



的，」公主說；其實公主的鞋子，柏星達穿着還嫌太大呢。

「跟我來，你賤人！」刻毒的格羅方納拿起了王后的銀杖，將柏星達趕到她的臥室裏去。伯爵夫人跑到玻璃箱邊（其中她曾經放着柏星達的舊外套和舊鞋子，一直到如今），她說，「穿上那些破衣服，你小乞兒，把所有屬於貴人們的東西都剝下來，走你自己的路罷；」說着她真的動手把這可憐嬌嫩的小

姑娘身上所有的東西，差不多全都剝了去，並且叫她走出這屋子。

可憐的柏星達匆匆地披上了她的外套，在這外套上面繡着「公……露珊……」等字樣，以下的字眼都破爛得看不出來了。

至於鞋子，她只有一隻破舊的小拖鞋，叫她怎樣穿着呢？鞋上的繩子倒還在，因此她只好把牠掛在頭頸裏。

「請你給我一雙鞋子，好叫我在雪裏行走，太太，好不好呢，太太？」這可憐的女孩哀哭道。

「沒有，你好惡的畜生！」格羅方納說着用銀杖來趕她——趕她走下冰冷的梯子——趕她穿過冰冷的廳堂——推她到冰冷的街上，直使門環也見了她落淚呢！

但是有一個和善的仙女，把柔雪溫暖了，使她的小腳兒不感得寒冷，於是她就將身體縮在外套的鼠皮裏，向前走去了！

「現在我們去喫早餐罷，」貪食的王后說。

「我穿什麼衣服好，媽媽？粉紅的還是豆綠色的？」安琪兒加說，「你想親愛的王子喜歡哪一件？」

「發太太，」國王從梳妝室裏叫道，「我們早餐要弄一隻湯！記着，我們還有柏爾波王子同喫哩！」

於是他們大家都去預備來進早餐。

九點鐘到了，他們都集在早餐室裏，但是柏爾波王子還沒到。水壺正在吱吱嗡嗡地發響：油煎餅騰着熱氣——好一大堆

的油煎餅！雞蛋已經煮透，旁邊桌子上還有一罐子的莓醬，和咖啡，和一盆精美的雞和牛舌。廚子馬迷東尼拿焦湯來，喔，他們聞着是多麼香啊！

「柏爾波呢？」國王說。「約翰，殿下到哪里去了？」

約翰說，他曾經去替殿下端剃頭水和拿衣服用品，但是他不在他的房裏，因此他猜想殿下是出去了。

「沒有喫早餐就冒雪出去麼！不會的！」國王說着把他的叉伸到湯裏去。「我的愛，喫一點。安琪兒加，你要喫一塊臘腸麼？」公主叉了一塊，喫得很是入味；在這個當兒，格倫波索同了衛隊長海特查夫都很倉惶地跑了進來。

「我恐怕陛下——」格倫波索喊道。

「早餐前不辦公，格倫！」國王說道。「早餐要緊，公事慢來，太太，還要些糖！」

「陛下，我恐怕，要是我們等到餐後再說，就嫌太遲了，」格倫波索說，「他——他——他在九點半就要處死刑呢。」

「不要說什麼死刑不死刑，攪擾了我的早餐，你不知趣的賤人你，」公主嚷道。「約翰，還要些芥菜。請問處死刑的是誰？」

「陛下，這是王子呢，」格倫波索向國王低聲地說。

「對你說，喫過早餐再講！」國王很憤怒地說。

「果真如此，我們將要受到一次戰禍了，陛下，」大臣說道。「他的父親，帕第拉國王……」

「他的父親，哪個國王？」國王說。「帕第拉國王並不是季格略的父親。我的哥哥，即是薩浮國王，纔是是季格略的父親啊。」

「他們正待處刑的乃是柏爾波王子，陛下，不是季格略王子，」首相說。

「你叫我去斬王子，我就去捉那個醜陋些的，」海特查夫說，「我當然想不到陛下要殺死你的骨肉之親啊！」

國王把盛湯的盆子擲在海特查夫的頭上，代替了所有的答話。公主喊着「唏，加利加利」便暈了過去，倒在地上。

「旋開那水壺的嘴來，澆在她身上，」國王說，於是這熱水就漸漸將她蘇醒了過來。國王看着他的表，同客室裏的鐘，和

對面教堂裏的大鐘相比較；時而把牠開開準；時而又向牠望了望。

「最重要的問題是，」他說，「我的表還是快的還是慢的？要是我的表是慢了，那末我們還不如繼續喫早餐罷。要是我的表是快的，那麼，還可以想法去營救柏爾波王子。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錯誤，據我的意思，海特查夫，我眞的決心把你也去斬了。」

「陛下，我不過是盡我的職分；一個軍人只有服從他的命令。我想不到在四十七年忠心的服務之後，我的君王竟要把我慘殺呢！」

「你十惡不赦的！你想不到，你在說話時，我的柏爾波正

在處死刑麼？」公主抱怨地說。

「天啊！安琪兒常常說我是非常的昏悖，那話真不錯，」國王說着又看看他的表。「喝！聽啊，在打鼓了！一件多麼不幸的事！」

「喔爸爸，你這個笨牛！快寫一張特赦令，讓我拿了追去罷，」公主喊道——於是她尋了一張紙，一支筆，一瓶墨水，放在國王的前面。

「真該死！我的眼鏡呢？」國王嘆道。「安琪兒加！快跑到我的臥室裏去，看看我的枕頭底下，不是你媽媽的；在那里，你將要看見我的鑰匙。把這串鑰匙帶下來給我，然後——唉，唉！這些小女孩兒家盡是這麼急躁的！」因為安琪兒加不待他

說完，早已跑去，忐忑地奔到臥室裏，尋到鑰匙，立刻回來，其時國王連一個油煎餅還沒有喫完哩。「現在，寶寶，」他說，「你必須再回到我的桌子邊，我的眼鏡就放在那里。如果你願意，只消聽完了我的話……該死的！她又跑了。安琪兒加！安琪兒加！」國王高聲地喊着，於是安琪兒加只好回了轉來。

「阿囡，當你跑出了一個房間，我已對你說了多少次，就隨手關門。那纔是一個寶貝。完了。」最後，鑰匙，桌子，眼鏡統統都已尋到，國王修好了他的筆，在一張特赦令上簽畢他的名字，安琪兒加就拿了像風一般快地跑去了。「你最好等在這里罷，我的寶貝，你喫完了這些油煎餅。你跑去也沒有用。一定是太遲了。請你把那瓶莓醬遞給我，」國王說。「砰！砰！

我知道這是八點鐘了。」

安琪兒加跑着，跑着，跑着，跑着。她跑到前街，跑下大街，穿過小菜場，左手轉灣，過橋，走入了瞞頭弄，再回來盤過宮堡，沿着右手正對燈柱的雜貨店，兜過空地，然後她來了——來到了法場上，她看見柏爾波把頭枕着在木樁上!!!典刑官正舉起他的斧頭，但是就在那個當兒，公主志忑地跑來喊着「特赦!」「特赦!」公主驚喊道。「特赦!」所有的人都在狂呼道。她像燈火般輕快地跳上斷頭臺的梯子，投身在柏爾波的懷裏，也不管得一切的禮節，就亂嚷，「喔我的王子!我的主!我的寶貝!我的柏爾波!你的安琪兒加已經及時地趕來營救你寶貴的生命，香甜的玫瑰芽;防阻你在年輕有爲時橫被摧折!要是



你碰到了什麼不幸，安琪兒加也不能夠獨存，很歡迎死亡來領她到她的柏爾波跟前去。」

「哼！在這里一點兒趣味都沒有，」柏爾波說，他的神色看去很是躊躇和懊惱，因此公主就用最柔和的語氣來問他煩悶的原因。

「我告訴你實情罷，安琪兒加，」他說：「自從我昨天到了這里來，就有了這樣的吵鬧，搗亂，口角，打架，砍頭，真是活見鬼，我要回到韃靼去了。」

「但是將我作爲你的新娘同去，我的柏爾波！你不論到哪里去，在我總和到韃靼去一樣，我的勇敢的，我的美麗的，我的柏爾波！」

「嗯，嗯，我想我們必定要結婚的，」柏爾波說。「牧師，你是來讀送葬的祭文的——你可還肯讀結婚的祝詞？總之，凡事都有個前定，無可更改。這事總可使安琪兒加覺得滿意了，好，讓我們回去喫早餐罷。」

柏爾波在演這慘劇時，始終啣着他的玫瑰花在嘴裏。這是一朵仙玫瑰，他的母親曾經告訴他說，他永遠不應該將牠拋棄掉。因此就是當他枕頭在木樁上時，他還是把牠咬住在他的牙齒間，癡心妄想地希望有什麼機會將要到來。當他和安琪兒加說話時，他記起了這玫瑰花，自然牠便從他的嘴裏落下來了。這癡情公主立刻蹲下去拾起來。「芬芳的玫瑰！」她叫道，「你生在我的柏爾波的嘴脣上，我將永遠地留着你！」於是她將花

佩在她的胸前。你可以知道柏爾波是不能夠再向她討回來了。接着他們一同去喫早餐：當他們走的時候，在柏爾波的眼裏看來，安琪兒加是逐漸變得更窈窕秀美了。

他從此終天總是發狂似地，直到他們結了婚；但是現在，真奇怪，倒是安琪兒加不大喜歡他了！他長跪下來，他吻她的手，他懇請乞求，他驚羨地叫喊；然而在她這一方面，卻說她真的想他們還得等幾時再說呢；在她似乎他是不再漂亮了——是的，一點也不漂亮，恰恰與漂亮相反；他是很不聰明了，是的，簡直是笨得可以；並且他也不像季格略這樣地斯文了；是的，是的，反而倒了過來，怪粗——

爲什麼，我可不知道，有一次發羅洛索國王忽然咆哮地喊

道，「呸，胡說！」帶着一種可怕的聲調。「我們再不要躊躇不決了！請大主教來，讓王子與公主結婚罷！」

因此，他們就結婚了，我敢確實地相信，他們將要感得快樂哩。

第十二章

柏星達的脫逃和她的行蹤。

柏星達無目的地走着，一直走出城門，到了往韃靼去的路。上季格略所走的也就是這一條道路。「啊！」她想到，其時有一輛四輪馬車經過她，車中的車手正在用他的號角來吹一套悅耳的曲調，「我最好能夠趁在那輛車子上！」但是這車子和瓊環的馬匹，立刻都去遠了。她完全不知道車中坐着的是什麼人，但是她心裏很像時常在想到他。



了這樣一個美麗女郎，赤着腳在路上躑躅，很好心地給她一個座位。他說，他住在樹林的邊界上，他的老父親是一個樵夫，並且說，要是她願意，他將要帶她走盡她所須走的路程。在小柏星達，原是一樣的，飄零因此她就很感謝地取了這一條路。

後來，
又開過了一
輛空車，是
從小菜場回
來的；開車
的是一個和
善的人，見

開車的人用一塊布來覆在她赤露的腳上，又給了她一些麵包和冷燻肉，待她很是要好。然而她還是很冷淡，很孤寂。這樣地走着走着，天色也晚了，所有的黑松樹給積雪壓得前俯後仰，最後，便看見在樵夫家的窗子裏，有愉快的燈光射出；於是他們到了，就一同跑進這草屋去。屋子的主人是一個老人，有着好一羣的子女，當他們的大哥乘車抵家的時候，他們正在進晚餐，嗅着精美的熱麵包和牛奶。他們一見大哥回來，都跳出來拍着他們的手；因為他們都是好孩子；大哥從城裏帶了些玩具來給他們。

「看啊，父親！」他們對老樵夫說道，「看這可憐的姑娘，看着她生着多麼美麗的冷腳啊。牠們白得像我們的牛乳一樣。看

啊看啊，她穿着一件多麼奇特的外套，正像掛在我們碗碟廚上的這片天鵝絨，這是你當帕第拉國王打死小獅子的那天在樹林中尋得的！看啊，咦，天啊！她的頭頸裏帶着和你帶回來相像的另一隻小鞋子，你時常拿出來給我們看的——一隻青藍色的天鵝絨鞋子！」

「什麼，」老樵夫說，「什麼一隻鞋子，一件外套？」

於是柏星達解釋道，她在很小的時候，曾經被人放棄在城裏，那時候就穿着這件外套和這隻鞋子。而一向收留她的人，已經——已經惱怒了她，她以為這並不是自己的過失。他們曾經還了她的舊衣服，將她趕走——她現在就是這樣地到了這里來。她記得曾經到過一個樹林裏——也許這是一個夢——這是



非常古怪和異奇的——曾經在一個山洞裏和那里的獅子同住；而在那時以前，又曾住在城中的一所極精美，和國王的宮殿一樣精美的屋子裏。

樵夫聽了這番話，他是非常地驚異。這真是奇怪極了，他爲什麼要驚異呢？他跑到他的碗碟廚邊，從一隻長襪裏摸出一個開服爾福國王的五角銀幣來，咬定說這銀幣上的像正像這姑娘。然後他拿出久藏着的那隻鞋子和那片天鵝絨，去和柏星達所穿的相比。在柏星達的小鞋子上寫着，「霍布金，王族的鞋匠；」而在另一隻鞋子上也寫着，「霍布金，王族的鞋匠。」在柏星達的外套的裏邊，繡着，



「露珊……公……」而在另一片的
外套上繡着，「……爾白……主·
第二四六號·」因此當拚在一起
的時候讀起來，就成了「露珊爾
白公主·第二四六號·」

這個可愛的老樵夫一見了這
個，就跪下來說道：「喔我的公
主，喔我的仁慈的尊貴的姑娘，
喔我的韃韉的正統的王后，——
我祝賀你——我認識你——我向
你稱臣！」他為表示他的忠實起

見，將他的尊嚴的鼻子在地上磨了三次，並把公主的腳放在他的頭上。

「咦，」她說，「我的好樵夫，你一定是我父親的朝裏的大臣吧！」因為當韃靼女王露珊爾白陛下潛名爲柏星達而在低首下人的時候，曾經讀過所有一切別的朝廷和國家的風俗。

「對啊，我確曾做過，我仁慈的君王——這做了十五年功夫的卑賤的樵夫，曾經是可憐的斯賓那齊大臣呢。一直到這殘暴的帕第拉（願這叛賊會失敗！）免了我的首相的官職。」

「牙籤首相和鼻煙壺執掌嗎？我記起來了！你在我父王的治下幹這些缺分。你恢復這些缺分，斯賓那齊大臣！我賜給你以佩二等南瓜勳章的爵士（一等勳章只能留下來給國王的）。起

來，斯賓那齊侯爵！「這無上莊嚴的女王因爲手頭沒有寶劍，就用她喫奶油麵包的白鐵匙來向這老臣的禿頂上一揚，老臣的眼淚落在地上，化成一個水潭，而他的親愛的子女們在那晚上睡覺時，也變成巴託洛繆，烏帕爾獨，加他林那和奧塔維亞公子小姐了！」

她陛下從歷史上徵考出來的親友，與她國中的貴族，是很多的。「布洛柯立家必定會忠於我們，」她說；「在我們的朝中，他們一向是受榮膺的。阿底曲齊可會照他們向來的慣例，臣服於新興的國王嗎？蘇克勞一定是向着我們的——他們在開服爾福的大廳裏總被優待。」她不斷地數着韃靼國中的許多貴人和紳士，足見她在亡命時候所求的學問，是非常進步的。



這斯賓那齊老侯爵說，
他能夠去徵求他們大家的同
意；全國人都怨嘆着帕第拉
的暴政，很希望復辟了正統
的君王；那時天色已晚，他
就差他的孩子們（他們很熟
悉這樹林四周的路徑）出去
招降這一個個貴族；當他的
大兒子安置好馬匹，飼好草
料，回進屋子來喫晚餐時，
侯爵叫他穿上靴子，套上馬

鞍，騎着到一處處去看這些人。

這少年一聽見他在車中的同伴是個女王，他也跪下來把她的脚放在自己的頭上；他也灑了一地的眼淚：他是發狂地愛上她，和不論什麼人看見她一樣：巴託洛繆和烏帕爾獨公子也是這樣，他們竟至妬忌地互撞着他們的小頭。從各處前來受斯賓那齊侯爵的招降的，都是仍舊忠心於開服爾福王的韃靼大臣。他們大都是很有年紀的老紳士，所以她陛下永不會料到他們的荒謬的熱情，而天天在他們中間周旋，毫不料到她的美貌會造成她失敗的原因，直到後來，有一個加入她團體的年老的盲大臣告訴她，她纔知道這件事；自此之後，她爲避免與她發生愛情的人太多起見，常常帶一個面網。她祕密地在一個個貴族的

宮堡裏來來去去；他們自己也互相訪會，舉行集會，商議宣言和檄文，又把國中最好的土地，互相分別劃定，又選定在女王登極之後，反對團體中哪里幾個必須定罪。這樣地約莫過了一年的光景，他們就預備發動了。

這隊義師，實在大部分都是些老弱的殘兵編合攏來的；他們在各處揚着他們舊式的寶劍和旗幟，和吶喊「女王萬歲！」恰好那時候帕第拉國王因遠征去國，所以他們得橫行了一時，並且在人民，他們一見了女王，總是極熱望地歡迎她的；要不然，這惡徒一下子就可把這事壓下去，因為他們說，據記憶所及，他們在開服爾福時代所納的捐稅，和現在帕第拉手裏也差不了多少。

第十三章

露珊爾白女王到勇敢的霍金那摩伯爵的宮堡裏。

她陛下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來贈賜，所以只好授他的從者以蘿葡公爵，以及侯爵，伯爵，男爵等等的頭銜罷了；他們替他組織了一個小朝廷，又替她用金箔來做一個小冠冕，用棉絨來做一件禮服；他們爲了她朝中所分封的土地，以及爲了官職，爵位，品級等等，互相爭吵——你想不到他們怎樣地爭吵啊！這可憐的女王卽位了一個月之後，便很厭煩她的殊榮

了，我敢說她有時候竟慨嘆還是做一個宮娥來得安逸呢。但是我們處在尊嚴的地位，都得盡我們的職分，所以這位女王還是打消這種念頭，照常辦事。

我們已經說過，當時恰巧沒有篡奪者的軍隊出頭來抵抗這一隊義師：因此他們得就主將的意思，望各處很迅速地開拓開去：他們軍隊中軍官的數目，足有兵士的兩倍：到了後來，他們行近了國中一個有權力的貴族的封地，這貴族還沒有投誠於這女王，但是他的團體卻很希望他來歸附的，因為他時常在和帕第拉王發生爭執。

當他們行近他的院落時，這貴族差人來說，他將要恭候她陛下：他是一個最勇猛的戰士，他的名字叫做霍金那摩伯爵，



他的盛甲要兩個強壯的黑奴纔拿得牠動。他跪在她的跟前，說道：「我的女王，在韃靼地方，誰只要向不論哪一個帶王冠的人行了一種敬禮，他便變成大貴人了。所以我們承認了你，也就是證明了我們自己的尊貴。這勇敢的霍金那摩向他國中的

第一個貴人俯腰和屈膝了。」

露珊爾白說，「你勇敢的霍金那摩伯爵，你真真是異常的和善。」但是她實在見他很害怕，雖則他還是跪着，他的眼睛從他滿臉鬚髭中間顰眉地望着她。

「這王國中第一個伯爵，娘娘，」他接着道，「向君王行禮了。這王子致意於無上尊榮的女王：娘娘，我的手是自由的，我把牠和我的心我的劍供你的驅遣！我的三個妻子都已葬在我祖宗的墳墓裏了。我的第三妻亡故雖只一年，但我這顆心已很需要一個伴侶呢？允許給我罷，我敢立誓去割下帕第拉國王的頭，他的兒子柏爾波王子的眼鼻，篡逆的帕累哥尼的國王的右手和耳朵來供在你結婚的禮臺上，那時候帕累哥尼也將要是你

的——我們的屬地了！答應了罷；霍金那摩是不慣受人家反抗的。我真想不出誰能夠反抗我的話；因為反抗了我將要得到很恐怖的结果；要是霍金那摩發了怒，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可怕的殺戮；猛烈的蹂躪；恐怖的暴虐；殘忍的刑罰；悲哀，罰款，使在處這地方的人民將要夠受！我看中了陛下的秀眼——牠們的視線用快樂來充滿了我的靈魂！」

「喔，大臣！」露珊爾白說，很驚惶地伸回了她的手。「你是非常和善的；不過我很抱歉地實告，我已經先和一個少年訂婚了，他的名字便是——季格略——王子——我除了他——我永遠——永遠不能夠嫁給別的人。」

誰能夠描寫出霍金那摩這時候的憤怒啊？他立起身來，緊



緊的磨着牙齒，直使他的嘴裏噴出火星來，同時他的嘴裏又發出一陣咆哮，這樣的高響，猛烈，和野蠻，這一支禿筆是永遠寫不出來的！

「不不不不不——不
准！見鬼的！我勇敢的
霍金那摩不准！全世界
人將要聽見我的震怒；
而你，娘，將要第一

個懊悔哩！」說畢，他踢開了站在他面前的兩個黑奴，就衝了開去，他的鬚髯都在風中飄揚。

她陛下的國務員看見了霍金那摩敢在女王前這樣的擅作威福，竟敢把可憐的黑奴當皮球踢，不由得不驚慌起來——這驚慌便所以表明正義。他們很沮喪地從霍金那摩的院落邊開拔出去；但是不到半個鐘點，他們就與那個貪心的首領和他的幾個臣下相遇，他在他們中間亂殺，亂砍，亂擊，亂揪，亂敲，亂打，將女王捉去，把這起義的軍隊趕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可憐的女王！他的征服者霍金那摩竟不肯屈尊來看視他。「去預備一輛運馬的車子來！」他對他的僕人們說道，「將這個賤人關在那里，送他到帕第拉國王跟前，並代我致意。」

霍金那摩一面送這個可愛的囚犯去，一面又寫了一封信，其中對於帕第拉國王和他的王族，說了許多諂媚的話，他用了這種偽善的欺騙來飾爲最可厭的恭維。霍金那摩答應即刻去稱臣，並且誓爲最忠實的永久的擁護者。像帕第拉國王這樣的一個謹慎的老傢伙，霍金那摩的把戲哪里能誘得上他，我們立刻就將聽見，這個暴虐者如何處置他的新進的大臣。不，不；自然略，兩個這樣的惡徒在一起，總不能推心致腹的。

因此可憐的王后被放在稻草堆裏像老鴉一樣，她在黑暗中經過了許多的路程，纔得到朝中，那時候，帕第拉國王已經打敗了所有的敵人，殺去許多，班師回來，同時他又擄了幾個富翁，想用重刑來使他們報出他們藏金的地方。



露珊爾白在牢獄裏，也聽得見他們的痛喊悲叫的聲音。這

牢獄是一個最陰森的黑洞，生滿着蝙蝠，老鼠，蝦蟆，田鷄，蚊蟲，硬殼蟲，蚤虱，水蛇等各種可怕東西。獄中透不進光，否則那些典獄官定會看見她而同她發

生愛情，和那隻住在塔頂上的鴟梟一樣了。又如那隻貓（他能在暗中見物的）祇爲得瞪着眼睛望一望露珊爾白，就永不願回到牠的主人典獄官的妻子那里去了。牢獄中的蝦蟆跳過來吻着她的腳，水蛇蜿蜒過來盤在他的頸上和臂上，永不傷害她，這個可憐的公主在不幸中還是這樣的迷人呢！

這樣，她被關在這塊地方過了許久許久之後，這牢獄的門開了，而可怕的帕第拉國王就跑了進來。

但是他怎麼說，怎麼辦，且放在另一章裏再說，因爲我們現在必定要回敘到季格略王子了。

第十四章

季格略的行蹤

季格略王子想到要與像格羅方納這樣一個老妖怪結婚，着實喫驚，所以他連忙奔到自己的臥室裏，把箱籠理好，趕緊喊兩個挑夫來把這些搬往馬車行去。

幸虧他動身快，不去細檢他的行李，而趁着了早車出發，因爲當錯拿了柏爾波王子這件事被發覺了之後，那個殘忍的格倫波索立刻差了兩個警士到季格略王子的臥室裏去，吩咐將他

帶到新大門，在十二點鐘前斬決。但是季格略的馬車，直到兩點鐘之前纔跑出帕累哥尼的國境；我敢說這兩個拿捉季格略王子的警士並不竭力追趕，因為在帕累哥尼，許多人都尊視季格略，爲的他是他們的老國王的兒子；老國王雖是優柔寡斷，卻還遠勝於他的老弟，這篡逆的，懶惰的，粗心的，易怒的，暴虐的，在位的君王——他現在只是忙着跳舞，宴飲，佃獵等瑣事，因為在他的女兒和柏爾波王子結婚的時候，他想這些事情是應當舉行的；而他對於他的姪兒子的逃生，倒也並不放在心上。

那天氣候很冷，地上積着雪，季格略改名爲季爾斯先生，快活地在馬車中佔得一個很舒適的座位；他的兩旁坐着賣票員



和另外一個紳士。在從布龍波丁加開出去的第一個小車站前，

他們停下來換馬的時候，車中上來了一個極粗俗難看的婦人，她的臂彎裏挽着一隻袋子，也要進來設法一個座位。車中所有的座位都已坐滿了，賣票員對她說，要是她願意，她只好去

坐在車頂上了；車中和季格略同坐在一起的乘客（我想他定是一個無禮的人），探頭到車窗外，說，「照今天的天氣，坐在車



頂上真是舒服！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的愛。」這可憐的婦人咳嗽得很厲害。因此季格略憐憫了她。「我來把我的座位讓給她，」他說，「省得他患了那樣可怕的咳嗽露在外邊受寒。」於是這粗俗的旅客就說道，「我想，如果你變做了一個她所需要的袖籠，你定要去替他偎暖哩。」季格略聽見了這句話，就擰他的鼻子，打他的耳光，點他的眼睛，對這個壞蛋下了一個警告，使他再也不敢稱他為袖籠。

然後，他快活地跳到馬車的頂上，很安適地坐在稻草裏。這鄙陋的旅客在下一站下去了，於是季格略又佔了他原來的座位，和她旁邊的婦人談講起來。婦人似乎是一個最和順的，知禮的，有趣的女子。他們直到夜間還同在車中，她從她所帶的袋子裏，摸出種種的東西來送給季格略。這個袋子裏好像放着最奇異的物品。他渴了——就在那里拿出一小瓶淡麥酒，和一隻銀杯；餓了——她就拿出一隻冷雞，一些火腿，麵包，鹽，和一塊最精美的冷葡萄糕，末了還有一小杯白蘭地。

當他們一路前去，這個樸素的奇怪的婦人和季格略談了許多的話，但是這可憐的王子聽了，簡直是莫名其妙，他的無知和她的才幹恰恰成個對比。他紅了好幾次臉，自認愚昧；於是

這婦人說道，「我親愛的季格——我和善的季爾斯先生，你是一個少年人，你的日子還多着哩。你只要肯去刻苦用功。等到有一天你會應用你的知識時，還有誰知道你呢？那時候——那時候你的故鄉將要用得到你，像好些人一樣。」

「噢，太太！」他說，「你認識我麼？」

「我知道許多有趣的事情，」婦人說。「我曾經參預過好些人的洗禮，到過好些人的家裏。我看見有些人爲好運所連累，有些人因勤苦而興起。我勸你就耽擱在車子夜間停駛的一站的鎮上罷。你住在那里，好好地讀一點書，但是你要記得你所善待的老朋友。」

「我的老朋友是誰？」季格略問。

「當你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婦人說，「你只要到這袋子裏去拿就是了，這袋子我當爲一件禮物贈給你，但是你總要感謝——」

「感謝誰，太太？」他說。

「感謝黑杖仙女，」婦人說畢這句話，便從車窗中飛去了。於是季格略問賣票的可知道這婦人在哪里？

「什麼婦人？」那人說道；「車中除了已經在前一站下去的老婦人之外，從沒有什麼婦人啊。」季格略還疑心是做了一個夢。但是黑杖仙女送給他的袋子，還明明白白地放在他的衣兜上；當他到了那個鎮上，就將牠提在手裏，跑到客店裏去。

他們給他一個極粗陋的房間，當季格略早上醒來，還當是



在王宮裏，他叫道，「約翰，查理，湯麥司！我的可可糖——我的梳妝衣——我的拖鞋；」但是一個人也沒有進來。那里沒

有鈴，所以他跑出房間，走到樓梯頂頭來叫茶房。

女店東跑來，望着——像上邊圖中這樣地望着。「你在這里大呼大叫鬧什麼，少年？」她說。

「這里沒有熱水——沒有茶房，連我的靴子也沒有拭乾淨。」

「嘻，嘻！這是要你自己拭的，」女店東說。「你這個年輕學生倒脾氣

十足。我從不曾聽見過這樣的老面皮的人。」

「我立刻要走了，」季格略說。

「越快越好。付了房錢，快些滾蛋。我的房間是要租給規矩人的，不是像你這種人。」

「好好看着你的黑店罷，」季格略說，「你倒很可以把你自己的尊容畫起來當招牌的。」

黑店的女主人咕嚕着跑了開去。季格略回進房間，就首先看見了放在桌子上的仙袋，當他跨進房門，便覺得這袋子跳了一跳。

「我但望這袋子裏有些早餐，」季格略說道，「因為我帶來的錢剩得不多了。」



但是打開袋子，你想裏邊放着的是什麼？原來是一個黑刷子，和一罐子鞋油，罐子上寫着，

可憐的少年，你們的靴子要擦油，
好塞好，放我歸原處。

於是季格略呵呵大笑，擦黑了靴子，把刷子和罐子放回袋裏。

當他穿著整齊，這袋子又跳了一跳，他跑過去拿出——

一 一方檯布和一方手巾。

二 一滿盆最好的方糖。

四，六，八，十 兩隻肉叉，兩個湯匙，兩把小刀，一柄

糖鉗，和一把牛油刀，都有一個季字記號。

十一，十二，十三 一隻茶杯，一隻茶碟，一隻牛奶杯。

十四 一滿杯精美的乳酪。

十五 一隻盛紅綠茶葉的匣子。

十六 一大壺沸水。

十七 一隻鍋子，裏面煮着三個精美的雞蛋。

十八 四分之一磅最好的牛油。

十九 一塊粗麵包。

要是他這一頓早餐還不夠喫，那末我倒要問，誰曾喫過這樣的一頓早餐。

季格略喫過了早餐，又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回袋裏，然後跑出去找尋寓處。我還忘記說，這個著名的大學市，是叫做波斯福洛。

他在學校的對面租好一個中等的寓所，在客店裏付清了房飯錢，便帶着他的箱子，行囊，自然也不會忘記他的另一隻袋子，搬往他的房間裏去。

他揭開上一天放滿美服的箱子，只見其中祇有些書籍了。

他翻開第一本書來，看見上面着寫——

「衣服所以章身，書籍所以養心；

讀罷，讀的時候要記清。」

季格略望望他的袋子，只見裏邊有一頂大學生的制帽，和一件大學生的制服，一本厚的習字簿，一個墨水檯，幾枝筆，還有一冊大字典，這些對於他都很有用處，因為他的拚法是一向很不着重的。

於是他坐下來極用心地讀書，整整地學習了一年的功夫，在這個期間內，「季爾斯先生」真是波斯福洛大學裏全體學生中的一個模範生。他從不曾隨着人家暴動或鬧風潮。教授們都稱讚他好，同學們也個個喜歡他；因此在考試的時候，他得了所

有的獎賞，即是——

拚法獎賞

習字獎賞

歷史獎賞

口試獎賞

文法獎賞

算學獎賞

拉丁文獎賞

品行獎賞

他所有的同學都說道，「恭賀！恭賀季爾斯！季爾斯的學業，乃是我們大學生的光榮！恭賀季爾斯！」他帶了許多的獎章，學士冠，書籍和特等獎狀，回到寓所裏去。

考試後的下一天，他正和兩個朋友在一家珈琲店裏歡敘。他偶然看到了波斯福洛時報，便很流暢地讀着（因為他現在能拚，讀，寫最長的字了）下面的文字——

「浪漫的故事——一椿聞所未聞的最奇特的事件，使鄰邦韃靼國入於騷動狀態中。」

「讀者想還記得，當如今的韃靼國王帕第拉陛下，在布倫特波斯哥一戰得了勝利而奪得王位的時候，故國王開服爾福的唯一的孩子露珊爾白公主，即在帕第拉國王所奪得的王宮中失蹤的事吧！據說，她曾經迷路在樹林中（因為被她所有的看護人所撤去），就在那里被那些兇猛的獅子所吞喫了，其中最後的一對，因為傷害了好幾百個人，前些時曾被捉來關在籠裏。」

「帕第拉國王是全世界最爲仁慈的人，他知道了這無辜的公主的災禍，心裏很是悲痛，要不然照他陛下的仁慈，一定

會好好地養她的。不過她的死耗似乎是十分可信的。當一次獵會時，在樹林中給人尋得了一件外套的碎片和一隻鞋子，那一回韃靼的勇猛的國王曾親自用槍來刺殺兩隻小獅。這個無知的小孩的遺物，就由尋得的前開服爾福的大臣斯賓那齊男爵帶回家去保存着。後來，這男爵爲了他的正統派的意見，被擯斥去官，就住在韃靼國邊界上的一個樹林中，做了一時安分守己的樵夫。

「上禮拜二，斯賓那齊男爵和前朝的一羣大臣聯合起來喊着，「露珊爾白萬歲，韃靼的第一個女王！」等口號，他們擁護一個婦人，據說是生得非常漂亮的。她的行蹟也還可信，確然是很浪漫的。」

「那人自稱露珊爾白，據說，她在十五年之前，曾被一個婦人從樹林中同出來，乘着用神龍來拖的車子（這種敘述自然是靠不住的，）後來，她被撇落在布龍波丁加的御苑裏，當時安琪兒加公主（他現在已經嫁給韃靼的王子柏爾波了），尋得這個小孩，便生了大大的慈悲心，給這個小流浪兒以一個安身的場所。她的父母沒有人知道，她的衣服很襤褸，自此她就在王宮裏充當宮娥，而受些教育，取名爲柏星達。

「後來她因爲不滿於主人，被驅逐出來，身上只穿了她在先前被尋得時所穿的一件破外套和一隻鞋子。據她的自述，她離開布龍波丁加已有一年的光景，自從那時候起，便已住在賓那齊的家裏了。就在這同一天的早上，帕累哥尼國王的姪子

季格略王子也離去布龍波丁加，他是一個年輕的人，他的才幹和體派，老實說，是毫無可取的，他自此之後，就沒有人聽見過！」

「好一個奇特的故事，」季格略的兩個年輕朋友斯密司和瓊斯說道。

「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季格略說着又讀了下去：

「第一版，快信——據傳聞，斯賓那齊的軍隊已經被霍金那摩公爵所包圍，完全潰敗，那個自稱王號的公主，也已被拘送到京城裏去了。」

「大學新聞——昨日，大學裏的高材生季爾斯先生，曾在校中爲拉丁語講演，深得波斯福洛大學的監督普羅那洛的讚賞，贈以大學中最高的榮譽——木匙。」

「那些全是胡說八道，」季爾斯很遲疑地說道。到我家裏去罷，我的朋友·豪俠的斯密司！勇敢的瓊斯！我的學友——我的大學生活的同伴——我要說出一件將使你們率真的心靈感得驚愕的事情。」

「去，小傢伙！」急躁的斯密司喊道。

「你你講起來罷，飯桶！」瓊斯說，他是一個很伶俐的青

年。

季格略露出一副無比的威嚴的神氣，阻止了他們的自然的親熱。「瓊斯，斯密司，我的好友，」王子說，「此後我用不到再喬裝了；我並不是什麼季爾斯，我是一個王族的子弟。」

「喔，我知道了，老忘——，」瓊斯嚷道。他正要說老忘八，但是季格略的眼睛一閃，便將他的話嚇住了。

「朋友，」王子繼續說，「我就是那個季格略，我實在是帕累哥尼的正式君主。起來，斯密司，不要跪在大街上。瓊斯，你是很忠心的！我的奸惡的叔父，趁我年幼的時候，把我父親傳下來的王冠奪了去，他雖則撫養我，可是一些也不加教導；等到我知識漸開，懂了些人事，他就把甘言來欺瞞我。他說，他要把他的女兒安琪兒加許配我，使我們倆可以繼續爲帕累哥

尼的君主。可是，他的話全是偽的——和安琪兒加的心一樣的偽！——和安琪兒加的頭髮，膚色，門牙一樣的偽！她瞪起她的斜眼，看中了韃靼的王子，那愚笨的柏爾波，她寧願嫁給他了。因此我就回頭來注目於柏星達——即是現在的露珊爾白。我從她纔看見了天真的紅暈；處女的貞嫻；我在魂夢中所縈心的女神……」

（好，我不再說下去了，這些話果然很有趣，卻不免過於繁瑣；雖則斯密司和瓊斯完全不知道那種情形，而我的親愛的小讀者卻早已知道了，所以我就接繼續下去。）

王子和他的朋友很急促地跑回他的寓所，他們聽見了這個消息，都非常興奮，就一逕跑到他曾經用過苦功的房間裏去。

在他的寫字檯上放着他的袋子，那袋子變得很長，王子一瞥眼就看見了牠。他跑過去解開袋子，你想他尋得了些什麼？

一把華麗的，金柄的長劍，套在紅天鵝絨的劍鞘裏，鞘外繡着「露珊爾白萬歲！」

他抽出劍身，陡見光耀全室，他喊道，「露珊爾白萬歲！」斯密司和瓊斯也高聲應和，但是這一次是很嚴肅的，並且替王子擊着拍子。

正在這個時候，他的箱子突然砰的一聲，開了開來，箱中現出一個黃金的冠冕，上面插着三根駝鳥毛，傍邊是一個美麗的光耀的鐵盔，一面護心鏡，一對踢馬刺，此外還有一整套的甲冑。



季格略書架上的書統統不見了。在本來放大字典的地位，季格略的朋友尋着了兩雙長統靴，每雙上各自貼着一張字條，寫着，「斯密司大將，」「瓊斯先生，」他們穿在腳上，剛剛正好！此外還有鐵盔，背甲，胸甲，寶劍等等應用的東西；在那天晚上，就有三個騎士出現於波斯福洛大學校的校門邊，學校裏的門房，職員以及一切的人，沒有一個能夠認識他們就是王子和他的朋友。

他們在馬行裏買了三匹馬，一逕騎着出去，直到與韃靼相接壤的一個小鎮上。到了那里，他們的馬疲乏了，他們的肚子餓餓了，於是就停下來到一個旅店裏去將息。我要是像有幾個作家這樣，我可以把這段情節寫牠幾章，但是我不喜歡故意賣

關子，使你們聽得厭氣，所以只是簡略的說說，總括一句話，他們在旅店的洋臺上要了些麵包牛酪和麥酒來喫。

當他們正在喝酒的時候，忽有一陣軍號洋鼓的聲音，自遠而近，街道上塞滿了兵士，王子向外一看，認識他們所持的旗幟是帕累哥尼的軍旗，他們所奏的曲調是帕累哥尼的國歌。

全隊的兵士都行向旅店而來，當他們走近時，季格略望着他們的領袖高喊道，「我看見的那個人是誰啊？是的！不是！那是，那是！哦！不對，那是不會的！是的！那是我的朋友，我的勇敢的忠心的海特查夫隊長！噲！海特查夫！你不認識你的王子，你的季格略了麼？好將軍，我想我們曾做過朋友。哈哈，將軍，我的記憶是對的，我們曾經比過好幾次槍棒呢！」

「不錯，我們的確比過好幾次槍棒，我的主，」大將說。
「告訴我，這些軍隊爲了些什麼事，」王子從洋臺上繼續說
道，「他們到哪里去？」

海特查夫把頭垂下了。「我的主，」他說，「我們開出去替
偉大的韃靼王帕第拉助戰。」

「帕提拉是一個篡逆的君主啊，勇敢的海特查夫！帕提拉
是一個暴君啊，忠誠的海特查夫！」王子在洋臺上十分嘲笑地
說。

「王子，一個兵士以服從軍令爲天職，所以我不得不去幫
助帕提拉。不過他要是有一天碰在我的手裏，我也不肯放過他
的。」

「你不要誇口，你得量量你的能力！哈哈，海特查夫！」王子高聲道。

「季格略，我來和你比比看，」海特查夫帶了非言語可形容的怒氣說道。「我的王子，立刻解下你的寶劍。你瞧！我們這里有三萬個弟兄對待你一個！」

「解下我的寶劍！季格略就解下寶劍！」王子喊道；同時他又在洋臺上向前踏出了一步，毫無預備地演說了一大篇嚴正的話，因此誰也不能對牠有所批評。他的語句盡是一些無韻的詩（他每每讀到這種詩句時，尤其顯出他莊嚴的身分）。他足足說了三天三夜，在這個期間，聽的人沒有一個覺得疲倦，也沒有一個人留心到天亮和天夜。每當王子演說了九點鐘，便停下來



喫一隻橘子潤口（這種橘子是瓊斯從袋子裏拿出來的），於是兵士們都劇烈地歡呼着。他用那種爲我們所表達不出的詞句來說明他以前的行蹤的歷史，他的決心不但不解去他的寶劍，他要奪回他應得的王冠；而在這個非常的，這個巨大的努力之結果下，衛隊長海特查夫便脫下銅盔，高聲地呼喊道，「哈拉！哈拉！季格略國王萬歲！」

這些便是他在大學校中專心培養的結果！

當歡欣的時候一過，他們就買了許多的酒來賞給兵士們暢飲，而他們的君王也懇懇勸慰！但是在席間，王子倒得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因爲海特查夫說他的一部分軍隊，祇是帕累哥尼的預備軍的先鋒，現在要開去幫助帕第拉。那支主力軍不日也

可以開去作柏爾波王子的後殿軍了。

「我們將要等在這裡，老友，先去打敗了這王子，」季格略說，「然後再去嚇走他的父王。」

第十五章

再說到露珊爾白。

帕第拉和我們以前所說起的各個王子一樣，一看見他就發生戀愛而向她求婚。他是一個鰥夫，希望立刻和他的女囚結婚，但是她依舊委婉地拒絕他的提議。說季格略王子纔是他的情人，凡是別的結合，都是不可能的。這暴躁的國王覺得哀哭懇求的無效，就用殘酷的刑罰來威迫她；但是她立誓寧願忍受這些苦楚，萬不肯與殺父的仇人，結爲夫婦。帕第拉沒法，只

好憤憤地將她辱罵了一頓，叫她預備在第二天早上去就死。

國王終夜地打算怎樣去處置這個固執的少女。殺頭讓她死得太便宜了；絞刑在他王國中已經用慣，使他不再感得一些兒興趣；最後，他記起不久前人家獻來了一對兇猛的獅子，他就決定用這兩隻獐惡的野獸，去結果這可憐的露珊爾白。在他的城堡的近旁，是一個圓形的大劇場，從前柏爾波王子常常在這里做「放狗觸牛」(註)，「貓捉老鼠」，以及其他的種種劇烈的遊戲。這兩隻獅子就關在此地的一個籠子裏；牠們咆哮的聲音響得全城中的人都可以聽得到。這一天城中的居民，說也可嘆，都推背摩肩地趕來看這兩隻野獸咬死一個年輕的貴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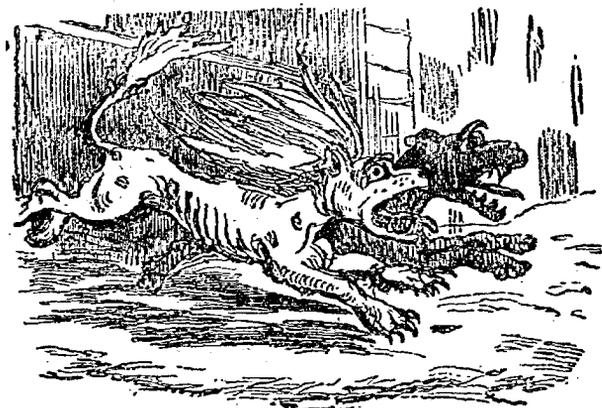
(註) 放狗觸牛，使牛發怒的遊戲。



國王高踞在御席中，四周站着朝中的官員，霍金那摩伯爵坐在旁邊，國王的兩眼兇暴地睜視着這位伯爵；原來王家偵探已把霍金那摩的行爲告訴了國王，說他如何向露珊爾白求婚，和如何提議奪回這王冠。因此，當他們一同坐在劇場的前排，

靜待着可憐的露珊爾白所主演的那齣悲劇開場的時候，帕提拉王卻老是睜眼望着這個高傲的貴人，憤怒得如同雷震一樣。

在後，露珊爾白終於被人帶出來了，她身上穿着睡衣，所有美麗的秀髮披散在背上，她的姿態看去非常的可愛，就連這幾個護衛兵和飼獸人見了，也爲她傷心墮淚。她輕輕地移動她在弱的小脚（幸虧這塊場上還鋪着木屑），跑去倚在劇場中央的一塊大石子的旁邊，一衆的朝臣和觀客，都圍在四周的廂廳裏。各個廂廳前都裝着鐵欄干，因爲他們害怕這兩隻巨大，兇猛，紅鬣，黑頸，長尾，咆哮，怒號，奔撲的獅子。籠門開開了，只聽得豁刺刺的一聲，兩隻巨大，消瘦，饑餓，咆哮的獅子，就從牠們的籠裏衝了出來，牠們在這裡已經被關了三個多禮拜，尋常沒有什麼東西喫，只喝一些兒麵包湯，現在牠們就一逕衝到這可憐的露珊爾白所倚的大石子邊。你一切和善的人



們啊，大家快來恭祝上天保佑她罷，因為她是陷在可怖的境況中了。滿戲場響徧一種唧唧咄咄的聲音，連這位暴戾的帕第拉王也覺得有一點憐憫的心思。但是坐在國王旁邊的霍金那摩伯爵卻厲聲喝道，「好！活該！」因為那個貴人還在憤恨露珊爾白之拒絕他的要求。

但是希奇啊！詫異啊！古怪啊！我敢斷定，這事你們中沒有

一個能夠夢想得到的！當獅子跑近露珊爾白時候，卻非但不用牠們的巨齒來將她嚼個粉碎，反而不住地吻着她！牠們舐她的秀足，牠們嗅他的雙膝，牠們嗚嗚地叫着，似乎在說，「親愛的，親愛的姊姊，你不記得你在樹林中的小兄弟們嗎？」於是她伸出她雪白的秀臂來挽着牠們的黃色的頸項，並且同牠們接了幾次吻。

帕第拉國王是無限地驚奇。霍金那摩伯爵是異常地難過。「唉！」伯爵喊道。「騙人！」他又直嚷道。「這兩隻獅子是從什麼動物園裏來的馴獸啊。把人這樣的賣弄，是一件奇恥。我猜牠們是幾個小孩子用門簾來扮成功的。牠們全然不是獅子。」

「哈！」國王說，「你敢向你的國君說『騙人』嗎？這兩隻獅

子全然是假的嗎？好好，我的飼獸人！好！我的衛士！把這個伯爵拿下來，拋在圍場裏！給他一把劍和一個盾，讓他穿上甲冑，放下望遠鏡，去和獅子決鬪。」

倨傲的霍金那摩放下了望遠鏡，怒容地環視着國王和他的侍臣。「不要觸着我，狗！」他說，「不然我就一劍刺死你們！陛下以爲霍金那摩害怕嗎？哼，就是一萬隻獅子我也不怕。跟我到圍場裏去，帕第拉國王，你自己也去抵當一隻野獸。你不敢，那末讓我一個來抵當罷！」

於是他開了廂廳的鐵欄，輕輕地跳進圍場。

豁刺豁刺豁刺豁刺！

時間一霎那

霍金那摩伯爵

便被這對獅子

連骨連鞋

一齊吞下，

將他送往西方極樂世界。

國王看見了便說道，「活該，這反叛的匪徒！現在，那對獅子既然不肯喫那個少婦——」

「釋放她罷！——釋放她罷！」羣衆呼喊道。

「呸！」國王怒喝道。「讓飼獸人跑進去將她砍成肉泥。要是獅子保護她，就叫弓箭手把牠們射死了。那個賤女人將要好地處死！」

「啊啊！」羣衆狂呼道：「不要臉，不要臉！」

「誰敢喊不要臉？」殘暴的國王喊道（你看暴橫的人是這樣地不能抑制他們的感情）。「哪一個混賬東西說了一個字，就將他拋給獅子喫！」

於是全場都死也似的靜寂，但不久就給一個盆倫盆盆倫盆的聲音所衝破了；一個武士和一個傳令官騎着馬跑近圍場的一端。武士渾身甲冑，頭帶銅盔，在他的槍尖上刻着一個縮寫的字。

「哈！」國王高呼道，「這是我帕累哥尼的王兄的傳令官象堡啊；而這個武士我記得就是勇敢的海特查夫大將啊！帕累哥尼有什麼消息，勇敢的海特查夫？象堡，真對不起，你吹了號

筒必是很口喝了。我的信實的傳令官，你喜歡喝什麼東西？」

「請先生原諒，」海特查夫大將說，「讓我們先把我們的王命宣佈了再喝什麼東西罷。」

「先生，哈哈！」韃韃國王皺眉地說，「這稱呼在一個登極的國王的耳朵裏聽起來怪不自在。好，你們爽快地說出你們的使命來罷，武士和傳令官！」

海特查夫從從容容地把他的戰馬牽定在國王的樓廊底下，然後轉身來對着傳令官，叫他宣讀。

象堡把號筒擡在肩上，從帽子裏拿出一張大紙來朗誦道：

「曉諭爾等人民一體知悉，我們帕累哥尼的大國

王，開發杜西的大公爵，土耳其與索賽奇島的元首，季格略，今已將僭稱帕累哥尼國王多時的篡逆的叔父放逐，而繼承應得的王位和尊號，——」

「嘿！」帕第拉咆哮道。

「——茲特傳令自稱韃勒國王的逆賊帕第拉，——」

國王聽到這里，心裏惱怒極了。「讀下去，象堡！」勇猛的海特查夫說。

「——快把他所囚禁的貴婦：韃鞮正統的女王露珊爾白釋放出來，奉她卽位；要是違抗這個命令，我季格略就決不饒赦這個鄙人，逆賊，騙子，亂臣，懦夫帕第拉。我向他挑戰，不論是用空拳或手槍，用斧頭或刀劍，用巨銃或棒槌，單身或全隊兵士，徒步或騎馬；我將要在他這萬惡的臭皮囊上證明我的話。」

「我王萬歲！」海特查夫大將跳躍地說。

「就是這一些嗎？」帕第拉抑制着盛怒，故作鎮靜地說。

「先生，我王的使命就是這一些，這是王上親筆簽字的公函，要是韃鞮有人敢挑他的錯，我衛隊大將古塔索夫海特查夫

願替他出力，」說着他揮了揮他的長槍，向集聚着的人羣中一望。

「那末我帕累哥尼的親翁對於這次的變亂怎麼說呢？」國王問道。

「國王的叔父已被剝奪了他僭戴的王冠，」海特查夫嚴肅地說，「他和他的首相格倫波索現今被拘在牢獄裏，只待主上的審判。在彭巴達洛一戰——」

「在什麼？」喫驚的帕第拉問道。

「在彭巴達洛的一戰，我主上顯出是非常勇敢的人，除了柏爾波王子被免脫外，他叔父所有的整個的軍隊，全部都來投降了我們。」

「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柏爾波並不是叛徒喲！」
帕第拉喊道。

「柏爾波王子非但不肯投降，反而逃走了，先生；可是我捉住了他。王子做了我們軍隊的一個囚虜了，要是露珊爾白公主身上傷了一根毫毛，最可怕的刑罰就在等待着柏爾波。」

「真的嗎？」火星直爆的帕第拉狂喊道，他的臉色現在憤怒得完全發青。「他們真的是這樣嗎？該死的柏爾波。我有二十個和柏爾波一樣可愛的兒子。配統治王國的不只是柏爾波一個人。將柏爾波鞭，撻，責，打——碎他的骨——活活地炙他的肉，剝他的皮——一個個地折去他的牙齒——聽你們的便！柏爾波在我果真可愛——他是我眼中的寶貝，靈魂的珍藏！哈，

哈，哈，哈！然而復仇卻更其可愛。嘿！阜吏，刑官——點火把鐵鉗鍋燒熱來！熔一鍋滾沸的鉛！——把露環爾白帶到這里！

第十六章

海特查夫回稟季格略王。

當帕第拉王發出這個殘暴的號令時，海特查夫大將已經把他主人所交託他的公事辦妥回家了。自然，他爲露珊爾白非常操心，但是他有什麼法子好想呢？

他回到季格略王的營裏，看見這年輕的國王在帳中吸着捲煙，呆呆默想。他的激動的神情，並不因他公使所帶給他的消息而鎮靜。「這個殘忍暴戾兇橫的昏君！」季格略嚷道。「古人

有句詩說得好，「妾意每隨愁笑轉，若憑強暴不英雄。」海特查夫，你說是不是？」

「可不是嗎，陛下，」海特查夫道。



「你可曾看見

她被拋到鍋裏去，

海特查夫？這個最

美麗的女郎可曾慘

死？」

「我的主，我

沒有心思來看一個

美麗的女郎橫被烹

死；我單單把你的使命帶給帕第拉，而把他的傳給你。我告訴你你將要把柏爾波王子作爲交質。他只說他有二十個和柏爾波一樣好的兒子，說了他就吩咐殘忍的執法官動手行刑。」

「啊，殘忍的父親——喔，不幸的兒子！」國王喊道。

「噲，你們跑幾個人去把柏爾波王子帶到這裏來。」

柏爾波被鎖着鍊子拖來，面露不安的神氣。他雖則身爲囚虜，卻還快樂自得，也許因爲一切的戰爭已經過去，他的心是寧靜了；當國王召他時，他正和他的衛兵們在戲玩石彈。

「喔，我可憐的柏爾波，」國王用無限的同情說，「你沒有聽見那個消息嗎？」（因爲你得知道，季格略要把這事和緩地告訴王子），「你的暴戾的父親，將露珊爾白定了罪，他要把——



把——把她處死，柏——柏——柏爾波王子！」

「什麼，殺死柏星達！哦哦哦！」柏爾波喊道。「柏星達！美麗的柏星達！可愛的柏星達！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小姑娘。我愛她萬萬倍於愛安琪兒加，」他又很熱心和懇切地述說他的悲痛。國王聽了，很是動情，便握着柏爾波的手，說，恨不得早早結識了柏爾波。

柏爾波忘形地請求坐在國王的旁邊，吸一支捲煙，並設法安慰他。國王就給了柏爾波一支捲煙；據他說，他自從被囚禁之後，一支煙都沒有吸過呢。

當這最仁慈的國王向他的囚犯報告說，爲了帕第拉王對於露珊爾白的殘忍和卑怯的行爲，柏爾波王子就該立刻受死刑的

時候，他是何等的感動啊！不但是尊貴的季格略，和兵士官員們忍不住落下淚來，便是柏爾波自己聽明白了這件事，也非常感傷，他知道國王的話是無可更改的，所以柏爾波定須服從。因此可憐的柏爾波便被同了出來，海特查夫找話來安慰他，說他如果在彭巴達洛之戰得了勝仗，他也早已把季格略王子絞死了。「是咯！但是這些話現在是不能夠安慰我了！」可憐的柏爾波說。

他聽見說行刑的時間是在下一天早上八點鐘，所以此刻又被帶回到牢獄裏去，在那里什麼東西都已替他準備好了。典獄官的妻子送茶給他喝，獄卒的女兒請她在她的人名錄上寫下他的名字（在那本簿子上，許多先生們在相類的時候都曾寫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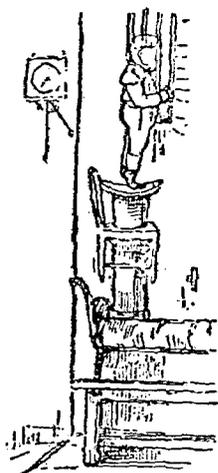
「寫甚麼鳥名！」柏爾波說。
司殯員來量他的身體，要替他辦一具用金錢所能買得的最漂亮的棺材：便是這事也不能夠安慰柏爾波。廚子燒



來幾隻他以前所最愛喫的饌；但是他味也不要嘗：他坐下來寫一封訣別的信給安琪兒加；鐘聲不住地滴答響着，時針已走近次日的晨間了。理髮師當夜進來，預備



明天替他剃頭。柏爾波王子卻將他一脚踢了開去，繼續着寫信



給安琪兒加，鐘聲不住地滴答響着，時針更移近次日的晨間了。他把一個帽籠放在一把椅子上，把椅子放在牀

上，把牀放在桌子上，然後立上去向外張望，看看能否逃出去；鐘聲不住地滴答響着，時針更其移近了。

但是，從窗子裏望出去是一件事，從窗子裏跳出去



卻又是一件事：市上的大鐘已敲七下了。於是他跳進牀裏去睡了一會，但是典獄官來叫醒他，說，「請你起身罷，殿下，已是七點五十二分了。」

於是可憐的柏爾波坐起身來：他本來是和衣而睡的（真是個懶骨頭），現在他只把身體一搖就算數了，他說，他已沒有心思來穿着和喫飯，一切都謝謝；說着，他看見兵士們進來同他。「你們在前領路罷！」他說；於是他們在前領着路，很覺感動；他們跑到宮廷裏，走進庭心，季格略王出來和他告別，很慈祥地握了握他的手，接着，這悽慘的隊伍就向前出發了：啊，聽啊！

豁——豁刺——豁刺——豁刺！



只聽見傳來一陣野獸的叫吼聲。有人騎着在跑進這個城市，把兒童們，甚至教吏和警察都嚇跑了，那個人便是露珊爾白。

原來，當海特查夫大將跑進韃靼的朝中和帕第拉王談論的時候，獅子突然衝出籠門，立刻把六個飼獸人一齊喫去，然後，牠們把露珊爾白馱在一隻獅子背上了。跑了開去，東奔西走，一直來到了季格略王子的軍隊所駐紮的城



市裏。

國王聽見了女王的駕臨，你可想見他如何從餐室中衝出去將她陛下扶下獅子！這對獅子喫了霍金那摩和所有的飼獸人以後，現在肥壯得和豬獯一樣，並且性情柔順，不論什麼人都

可以撫摩牠們。

當季格略跪着(非常殷勤地)扶持公主的時候，柏爾波也奔過來吻着這隻獅子。他舉臂圍住了這獸王，抱着牠，歡快地狂笑和狂喊。「喔你可愛的老獸，喔，親愛的，親愛的柏星——露珊爾白，我遇見你是多麼榮幸啊！」

「什麼，是你麼？可憐的柏爾波！」女王說。「喔，我遇見你是多麼榮幸啊！」說着伸出她的手來給他一吻。季格略王和善地拍着他的背說道，「柏爾波我的孩子，我替你歡喜，因為她陛下已經駕臨了。」

「我也是這樣，」柏爾波說；「你總知道爲的是什麼。」海特查夫大將跑來了。「陛下，時間已經八點半了；我們要開始行

刑了麼？」

「行刑！爲什麼？」柏爾波問道。

「一個軍人只知服從命令，」海特查夫拿出他的公文回答說，於是季格略王微笑地說道，「柏爾波王子這回可以赦免了，」並且很懇懇地請他去用早餐。

第十七章

一場惡戰，決定勝負。

帕第拉國王聽見了他的俘虜可愛的露珊爾白已經逃走，他的震怒真是不可抑制，他把司法大臣，御前大臣，以及他眼前所看見的每個官吏，都拋在預備烹公主的羹沸的鍋子裏，然後他召集了他全部的軍隊，騎兵，步兵，和砲兵，一同出發；在這無數的軍士前面，我想總有二萬個鼓手，號手和笛手呢。

季格略王的先鋒，你定可想到，是善戰著名的，所以他對

於這事，一點也不覺得惶恐。他非但不把那種戰機迫近的謠傳警告公主，他反而竭力去承歡她，排遣她；請她喫最精美的早餐，午膳和點心，又替她在那晚舉行一次跳舞會，同着她作各種的跳舞。

可憐的柏爾波現在又受愛寵，而得到自由行動了。他穿着賜得的新衣，國王稱他爲御弟，每個人都異常地尊視他。但是我們很容易明白，他是十分地孤寂，原來柏星達穿上了精美的衣服，她的相貌看去格外可愛，使可憐的柏爾波又狂熱地愛着她。他從沒有想起過留在家裏的安琪兒加，亦即現在的柏爾波公主，而據我們所知，她也不十分關心他。

當國王和露珊爾白跳舞的時，他詫異地注意到她所帶的指

環；於是露珊爾白說她如何從格羅方納那里得到牠。至於格羅方納之所以有這指環，那一定是當安琪兒加擲去時拾來的。

「是啊；」黑杖仙女說道，那時候她是來探望這幾個年輕人的，並且像是替他們設下了某種的計劃。「那個指環我首先贈給了王后。就是季格略母親，請恕我直言，她真是一個不很聰明的婦人；這個指環是有魔力的，誰戴了牠，就可以使人看上去變得十分美麗。我又用一朵玫瑰花送給可憐的柏爾波王子的母親，使她帶了變得很漂亮；但是這花到了柏爾波的手裏，卻被他送給了安琪兒加，於是安琪兒加立刻又看去美麗了，而柏爾波卻回復了他本來的醜相。」

「我說，露珊爾白用不到什麼指環，」季格略鞠躬地說道，

「在我的眼裏看來，她就是沒有魔力的幫助也夠美麗了。」

「不要取笑罷！」露珊爾白說。

「把牠取下來試試看，」國王說着，便決心地把這指環從她手指上捋下。在他的眼裏看來，她正和以前一樣的漂亮！

國王正在想把指環擲去，因為牠是一件很危險的物品，使一切的人都為露珊爾白而顛倒昏迷；但他是個很有趣很滑稽的王子，所以他就對那個面露愁容的可憐少年望了一眼，並且又說道——

「柏爾波，我可憐的孩子，跑來戴戴這指環看。露珊爾白送你一件禮物。」

這個指環的奇幻的性質，是非常厲害，因為柏爾波纔只戴

了上去，你看，他就變成一個夠端莊夠文雅的少年王子了——生着漂亮的面貌，柔美而堅韌的頭髮，和灣曲的腿；不過他的腿是穿在一雙美麗的長統靴裏，所以沒有人注意到牠們罷了。柏爾波在鏡子裏一照，他的精神差不多立刻就振作了起來，他和國王他們很活潑很嫺雅地談話着，又和一個最美麗的宮娥在女王面前跳舞，當他望了望她陛下便忍不住說道——

「很奇怪啊！她固然是很美麗，可是也不見得特別的漂亮啊！」

「喔，你瞎說了！」宮娥道。

「那有什麼要緊呢，親愛的，」女王聽見了他們的話，便對季格略說道，「只要你以為我夠好看就是了。」

國王代替回答這句情話的一瞟眼，是沒有一個畫家能夠描繪出來的。

於是黑杖仙女說道，「祝福你們，可愛的孩子。現在你們是和合而快樂了；現在你們想想我先前所說的話罷，些微的不幸，已使你們大家都得益了。你，季格略，要是你曾經得到順當的教養，恐怕至今還不會學得讀書和寫字——你早將懶惰放浪，不能像現在這麼做一個賢明的國王了。你，露珊爾白，要是你曾經受着很好的供養，怕你的小頭腦已變得和安琪兒加的一樣，以爲自己是不屑去嫁給季格略的。」

「好像無論什麼人都不屑去嫁給他似的，」露珊爾白喊道。「喔，你，你這可愛的小寶貝！」季格略說。她果真是可愛

呢；當她正要伸手去擁抱他時，忽有一個探子突然跑進來稟道，「我的主，敵人到了！」

「武裝起來！」季格略喊道。

「喔，天啊！」露珊爾白說着，立刻昏了過去。

他望她的唇上接了一個吻，就匆匆奔到戰場上去了！

仙女曾經給季格略王一套甲冑，非但飾滿着珍珠寶貝，看了令人目眩，還有避去火水，槍砲，刀劍的神力。因此雖在劇戰中，他陛下還是安坐在馬背上，平靜異常。要是我在替國家出力，我總要有一套像季格略王子所穿的甲冑呢；但是，讀者須知道，他是一個童話裏的王子，他們是常常有這種奇異的東

西的。

除了這神仙的甲冑，王子還有一匹神仙的馬，牠走起來可以要快就快要慢就慢；更有一把神仙的劍；牠會得變長來，把一整隊的敵人立刻都統統刺死。他拿好了這樣的武器，我想他是要傳令他的軍隊出發；果然，不久他們都齊集了，穿着莊嚴的新制服；海特查夫和王子的兩個同學各自統率了一支大兵，他自己親自騰躍在他們的前面。

啊！要是我有大文學家的一枝筆，我親愛的小朋友，我現在不就要把戰場上最可驚的擾攘情形告訴給你們聽嗎？譬如刀來劍去咧；救護傷亡咧；利箭遮黑了天空；砲彈炸裂在軍隊之間；騎兵攻擊步兵；步兵侵襲騎兵。號角齊鳴；戰鼓急擂；戰

馬嘶；軍笛響；兵士吶喊，咒罵，衝鋒；軍官們狂呼着「衝上去，弟兄們！」「這里來，夥計！」「痛擊他們，孩子們！」「爲季格略王和正義而戰！」「帕第拉王萬歲！」凡此種種，我不就也要用最精密的文字描寫出來嗎？可是我這枝禿筆，卻沒有描寫戰爭所必需的技巧。總之，帕第拉王的軍隊是完全覆沒了。

至於那個篡逆的國王，那個強橫的帕第拉王呢，當他看見了他的軍隊都慌忙逃走，他自己也跟着逃走了，他把他的大將判乞可夫王子從鞍轡上一腳踢下，然後跨上王子的戰馬奔馳了開去，同時又親自向着他放了二十五六顆子彈，可是都沒有命中。海特查夫跑來，看見判乞可夫倒在地上，你可以想見，自然就很快地將他收拾了。

當那個時候，帕第拉王正在拚命地逃走。他逃得雖快，但是我告訴你，卻還有人比他奔馳得更快；對於這一個人，恐怕你們一定是很注意的，原來就是季格略王子，他高聲地喝道，「停住，國賊！轉身來，叛徒，你得留點心！站着，暴君，懦夫，惡棍，昏王，讓我來從你這篡逆的肩胛上取下你這個醜陋的頭！」

他說着就舉起了他能短能長的寶劍，望着帕第拉的背上亂刺，直使那個暴君痛得狂叫起來。

當帕第拉弄得走頭無路時，他便回轉身來，用他的戰斧，對準了季格略王的頭上，狠命地砍了一斧。帕第拉的戰斧是一件最厲害不過的武器，在這個下午，我真不知道曾殺死了多少



聯隊的兵士。但是，這回卻不同了！雖則這一斧確是砍中在季格略的鐵盔上；可是牠的力量卻像是帕第拉用一塊豆腐來打他的一樣；他的戰斧依舊彈回到帕第拉的手裏。季格略王看見那個殘暴的篡逆者的無能的掙扎，不禁向他輕蔑地狂笑着。

這一斧的失敗，韃靼王便輟了心。

「你既然騎着仙馬，穿着仙甲，」他對季格略說，「那末我劈你還有什麼用呢？我還是立刻自己受縛的好，現在可憐我再沒有抵抗的能力，我想你陛下也決不會卑鄙地打我吧？」

帕第拉的公正的話，觸動了豪爽的季格略。「你自己情願屈服做一個俘虜嗎？」他說。

「那是當然咯，」帕第拉道。



「你可承認露
珊爾白爲你的正統
的女王，並且把你
的王冠和你所有的
寶庫送給你的真實
的女主人？」

「你一定要我
這樣，那我也沒有
法子好想，」帕第
拉說。他的心裏當
然是極憤懣的。

在那個時候，季格略的副官已經趕到，他是奉令來細綁這一個囚徒的。他們將他的雙手反綁，把他的兩腿緊緊地縛住在馬身底下，頭向馬尾；他就是這個樣子被帶回到季格略的總部裏去，拋在與年輕的柏爾波所曾禁過的同一的牢獄裏。

現在這倒霉的帕第拉，已和從前戴着韃韃王冠的驕傲的帕第拉截然不同了，他很慈愛很切心地想看看他的兒子——他最長的愛兒——他寵愛的柏爾波；而那個柔和的少年，倒也並不責怪他傲慢的父親，前天竟毫無憐惜地讓他被槍殺，他仍舊跑來探望他；牢獄裏是不准他進去的，所以他只好從門上的柵欄裏和他說話，並拿些肉餚餵頭來孝敬他，原來季格略因為要紀念方纔這次光榮的勝利，就在樓上舉行一次盛大的宴會，而這

些饅頭，便是他從那里省下來的。

「我不能和你長談了，爸爸，」柏爾波把饅頭遞給他的父親說，那時候他身上穿着他最好的跳舞衣，「我要去和露珊爾白陛下跳舞，我已聽見他們在彈奏提琴了。」

當下柏爾波回到跳舞廳，而這不幸的帕第拉便在靜寂和流淚中喫他孤獨的晚餐。

凡是季格略王這一方面的人物，現在都很是歡快了。跳舞哩，聚餐哩，玩笑嬉戲哩，懸燈結綵哩，真是鬧得不亦樂乎。他們所路過的村莊裏的人民，都奉令於夜間在門前懸結燈綵，於日間在路上遍撒鮮花。他們又遵從軍隊的要求——讀者須知道軍隊是不喜歡人家拒絕的——供給他們豐盛的酒食；說起軍

隊，他們現在是很富足了，因為他們在帕第拉的營幕裏搜得了無數的贓物，便從他兵士的手中奪了過來；至於那些敗兵呢；他們自從把所有的一切都放棄了之後，也允許作爲勝兵的友軍了，因此這聯合軍隊很順利地開向季格略王的京都，他陛下和露珊爾白女王的軍旗，飄揚在軍隊的前面。海特查夫做了公爵和大元帥·斯密司和瓊司都擢升做伯爵。韃的南瓜勳章和帕累哥尼的黃瓜勳章，各由他們的主上在軍隊中從優賜授。露珊爾白女王在她的騎裝上佩着帕累哥尼的大綬黃瓜章，而季格略王則每次總佩着那大南瓜勳章。當他們並騎路過的時候，百姓們是如何地歡呼啊！他們被稱爲空前的最美麗的配偶：那些本來是情理上所必然的事；不過他們實際上卻確是十分美麗的，

要不然，定必看去是這樣的吧，他們真是非常的幸福！他們整天價不想分離，無論是早餐，午膳，晚飯，常是在一塊兒喫，就是行路也是並騎的，他們互相說着讚頌的話，和恣意地暢談着一切的事。在夜間，她陛下的宮娥（她們自從帕第拉王失敗後，便都集合到她的四周來）就跑來引導她到預備給她的房間裏去；而季格略王呢，也圍着他的臣下，退回到他自己的營部裏去了。他們已經說妥，他們到了京都，便立刻結婚，所以就下令布龍波丁加的大主教，叫他先去預備來舉行這次快樂的婚禮。海特查夫公爵就帶着這個使命，並且指導把王宮大大地修葺一番，和刷了刷新。公爵抓住了去職的首相格倫波索，叫這個老奸臣把以前從故國王寶庫裏私偷的一大筆錢，統統償還出



來。同時，他又把發羅洛索拘來關在牢獄裏（他當時已退位許久了），當這廢王無力地反抗時，海特查夫對他說，「先生，一個軍人是只知道責任的，我奉命來把你和廢王帕第拉關在一起，現在帕第拉已經由我監視着解到這里來了。」因此這兩個廢王便一齊被送到感化院裏去，定期一年，他們從此不

得不變成刻苦的修道士，吃齋哩，祈禱哩，非常嚴謹（他們時常互相婉言規勸，很具決心），這顯然是他們對於過去的錯誤和公私的罪惡的一種懺悔啊！

至於格倫波索呢，那個壞東西已被送到航海的船上去做船役，永沒有機會來再偷東西了。

第十八章

旋凱回京·

黑杖仙女自從使這年輕的國王和王后復位以後，總時常來訪會他們——當他們正在凱旋回京的時候，她就將她的杖兒變成一隻小馬，跟在他們的旁邊，給他們許多最好的勸告。我的確不知道季格略王是否視仙女和她的忠告爲贅疣，而妄以奪回王位征服帕第拉爲他自己的勇敢和功蹟；要之，我恐怕他對於他的老朋友和女恩人總是很神氣的，她勸他待百姓必須公正，

征賦稅必須寬仁，說出了話不可翻悔——以及一切關於做一個賢明的君主所應做的事。

「一個賢明的君主，我親愛的仙女！」露珊爾白嚷道。「他當然要做一個賢明的君主。翻悔！你想我的季格格會做這樣不應該，這樣不像他的事嗎？不會的，絕對不會的！」說着她喜悅地望着季格格，他想他是一個模範的人物。

「爲什麼黑杖仙女時常來勸導我，叫我怎樣治理國事，和警戒我要守約呢？她以爲我不是一個有分寸的人，一個高貴的人嗎？」季格格暴躁地問道。「我看她很有擅自居功的意思。」

「嚇！親愛的季格格，」露珊爾白說。「你得明白，黑杖仙女是待我們很好的，我們不可以觸犯她。但是黑杖仙女並不



在傾聽季格略的浮躁的陳說，她已落在後面，現在正待趕上來，傍在柏爾波先生的旁邊——

柏爾波騎着一隻驢

子，爲了他的天真，和氣，與滑稽，使軍隊中每一個人都喜歡他。他是很熱望地要看看他寶貝的安琪兒加。他想，世界上從沒有這樣迷人的東西。黑杖仙女並不告訴他這是因爲有了仙玫瑰而使安琪兒加在他的眼裏覺得非常可愛。她帶給他關於他妻子的最好消息，的確，安琪兒加自從遭遇不幸和屈辱之後，她

的性情已變得很好了；你想，黑杖仙女能夠騎在她的杖上飛開去，每分鐘走百來里路，並且立刻回來，所以她就將消息從柏爾波帶給安琪兒加，又從安琪兒加帶給柏爾波，以安慰這少年人長途中的寂寞。

當這一羣貴人們到了布龍波丁加城外的最近的驛站時，有人同了宮娥在車子裏等待着的，便是安琪兒加公主。她連停步來向國王和女王行禮都來不及，直奔到她丈夫的懷裏。她的眼睛只看見柏爾波，他因為戴着仙指環的緣故，使她見了覺得十分地可愛；至於她自己呢，也因為了她帽邊上插着仙玫瑰的緣故，使狂喜的柏爾波覺得她異常的美麗。

一桌豐盛的點心，設下來給這一羣貴人們點饑，主教，法

官，海特查夫公爵，格羅方納伯爵夫人，以及所有的我們的朋友都來相陪。黑杖仙女是坐在季格略王子的左首，黑杖仙女的旁邊便坐着柏爾波和安琪兒加，你可以聽見滿城響着的鐘聲，和老百姓們爲尊崇他們的君主而燃放的號礮。

「爲什麼這個可醜的老格羅方納穿得這樣的奇怪？是你叫她做你的僕相嗎？」季格略對露珊爾白說。「老格羅真是個有趣的人物！」

格羅方納是坐在國王他們的對面，和主教與法官的中央，她確是個有趣的人物，因爲她穿着一身淺白色的綢衣，四周統統鑲着花邊，他的假髮上戴着一個花圈，臉上罩着一個花邊的面網，而她枯黃的頭頸上滿懸着金剛石。她這樣地瞞眼望着國

王，使他陛下忍不住好笑起來。

「十一點！」季格略聽見布龍波丁加的大教堂的鐘聲報着那個鐘點時，便喊道。「諸位，我們必須動身了。主教，我想十二點以前必須到教堂裏吧？」

「我們須在十二點以前到教堂裏，」格羅方納懶懶地說着，把她的老臉躲在扇子背後。

「我將是我國境中最快活的人了，」季格略叫道，同時他翩然向羞答答的露珊爾白點了點頭。

「喔，我的季格略！喔，我親愛的君王！」格羅方納感嘆道，「真的這個快樂的日子已經來到！」

「自然咯，這個日子是已經來到了，」國王說。

「而我要做我平生所欽仰的季格略的新娘了！」格羅方納繼續地說。「誰借我一個鼻煙壺。我定將快樂得發暈呢。」

「你做我的新娘？」季格略狂喊道。

「你嫁給我的王子？」可憐的小露珊爾白驚叫道。

「嚇！豈有此理！這婦人是發瘋了！」國王叫喊道。所有的朝臣都表示出各式各樣的態度和神色，有的驚訝，有的嘲笑，有的懷疑，有的詫異。

「我倒要知道，去結婚的要不是我，將是誰呢？」格羅方納尖聲地說。「我倒要知道季格略王是不是個大丈夫，在帕累哥尼可有公道這東西？大法官！大主教！你們都坐視一個孤苦，慈愛，信實，荏弱的婦人被人家欺侮嗎？季格略王子不曾答應——

娶他的巴巴拉嗎？這不是季格略的簽字嗎？這紙上不是說他是我的，只有是我的嗎？」說着她就把當她帶着仙指環，季格略喝醉了酒的那晚，王子所簽下的筆據遞給大主教。於是這老主教帶上了他的眼鏡，讀道——

「帕累哥尼國王薩浮的獨生子季格略，今允娶故岑金斯格羅方納先生的寡婦，銷魂的貞節的巴巴拉格立塞爾達格羅方納伯爵夫人爲妻，特立此存證。」

「咦，」主教說，「這筆據確是一張——一張筆據。」
「呸！」大法官道，「這簽字不是陛下的親筆。」

的確，自從季格略在波斯福洛專心攻書以後，他的書法已有很大的進步了。

「這是你的親筆嗎，季格略？」黑杖仙女態度嚴肅地喊道。

「是——是——是的，」可憐的季格略喘息地說，「這討厭的紙頭我早已忘記完了：她不能夠用牠來要挾我。你老忘八，你肯不肯讓我自由？噲噲，誰來照料照料女王——她陛下暈倒了。」

「砍去她的腦袋！」

「悶死這老醜婦！」

「把牠拋在水裏！」

這暴躁的海特查夫，熱憤的斯密司，和忠心的瓊司齊聲呼喊道。

但是格羅方納抱着主教的頭頸，喧呼道，「公道，公道，公道，」

我的大法官！」她的尖銳的聲音，直響得每個人都嚇呆了。至於露珊爾白呢，她已毫無生氣地被她的宮娥扶了開去；你可以想見季格略向着那可愛的人兒的悲痛的一望啊！因為，他的希望，他的歡欣，他的寶貝，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從此完結了，而這可怕的老格羅方納卻又奔到他的身旁來佔據了她的位置，並且一再尖聲地喊着，「公道，公道！」

「你要拿格倫波索所私藏下的那筆錢嗎？」季格略說：「約有二百十八兆塊錢。這是很大的一筆數目呢！」

「那筆錢，我要；你，我也要！」格羅方納說。

「讓我們拿國庫裏的珍寶來做交換品罷！」季格略喘息地說道。

「我要把牠們戴着俛在我季格略的旁邊！」格羅方納說。

「把我半個，四分之三個，六分之五個，二十分之十九個王國給你行不行，伯爵夫人？」國王抖抖地問道。

「要是沒有了你，我的季格略，就是全地球對於我有什麼意思呢？」格羅喊着吻了吻他的手。

「我不願，我不能，我不肯，——我先要放棄我的王冠，」季格略呼嘯道，撇開他的手，但是格羅緊緊的握住牠。

「我是很能滿足的，我的愛，」她說，「只要有了你和我一間草屋，你的巴巴拉便很快活了。」

季格略這時候差不多氣憤得發狂了。「我不情願娶她，」他說。「喔，仙女，仙女，請你替我出個主意啊！」當他說時，他

仔細凝視着黑杖仙女的嚴肅的面孔。

「爲什麼黑杖仙女時常來勸導我，警戒我要守約呢？她以爲我不是一個高貴的人嗎？」仙女引着季格略自己驕傲的話說道。他一望見她明亮的目光，便不由得局促起來，他覺得他無法可以逃避這威嚴的審判。

「好罷，主教，」他鞠了個躬，帶着可怕的聲調說，「這位仙女既然領我到幸福的極峯，卻又投我到失望的深淵，既然我要失去露珊爾白，索性就讓我保住我的名譽吧。起來，伯爵夫人，我們結婚去罷；我能夠實踐我的約言，但我事後可以自殺的。」

「喔親愛的季格略，」格羅方納跳起來喊道，「我知道，我

知道，我能夠相信你——我知道我的王子是個重信義的人。大家跳進車子去，各位老爺太太們，我們立刻到教堂裏去；至於自殺，親愛的季格略，這個斷乎使不得：——你必須忘記那個毫無可取的小宮娥——你必須活着承受你巴巴拉的安慰！她希望要做個王后，不要做個太后，我仁慈的主！——於是這個老太婆扭住了可憐的季格略的臂膊，望着他瞟眼獐笑，做出種種可厭的神氣，一面移動她白色的緞鞋，跳進那預備迎接季格略和露珊爾白到教堂裏去的車子。

大礮又轟轟地怒號了，鐘聲接連地響着，百姓跑出來把鮮花撒佈在國王新夫婦所經過的路上，格羅姑娘從金色的車子裏望出去點着頭向他們獐笑。嚇！這醜陋的老太婆！

第十九章

啞戲收場。

露珊爾白公主自從她的生活經了幾次的變動之後，她的意志已經造練得異常的堅強，因此當黑杖仙女用她袋子裏所常帶的一種珍奇的香氣來叫她聞嗅時，這位以道義自繩的少婦便立即蘇醒了。

露珊爾白知道，她自己應該對於她的人民做一種剛毅的表率，所以她不像別的少婦這樣地自拉頭髮，痛叫悲啼，以致幾

次三番暈了過去；她雖是愛季格略甚於她的生命，可是她告訴仙女，決定不去干涉他履行公道，或是自食前言。

「我雖然不能嫁他，但是我將要永遠愛他，」她對黑杖仙女說；我我要去參預他和伯爵夫人的婚禮，在婚書上簽字，並且誠心地祝頌他們快樂。我想，我回到了家鄉，我總要給這位新王后一些美麗的禮物。韃韃的御用的金剛石是異常精美的，這些我都沒有什麼用處。我願意終身不嫁，像依麗賽白斯女王一樣，至於我故世之後，自然我將要把我的王位讓給季格略的。讓我們去看他們結婚罷，我親愛的仙女，讓我先去向他告別；然後，要是你以為可行，我就要回到我自己的國中去。」

於是仙女異常撫愛地吻着露珊爾白，並且立刻把她的杖兒

變成了一輛極舒適的四輪馬車，車上坐着一個勇敢的御者，車後跟着兩個體面的馬夫，接着，仙女和露珊爾白走進車中，而安琪兒加和柏爾波也隨後跑了進來。

這誠實的柏爾波看了露珊爾白的不幸，忍不住悲傷地痛哭起來。她感觸到這憨直人的同情，便允許發還他他父親帕第拉公爵的封地，並且當着他坐在車子裏，封他爲王子殿下和韃韃王國的大公爵。

車子向前移動，因爲這是一輛仙人的車子，所以立刻起上了這新婚的隊伍。

帕累哥尼的風俗，和別的國度裏一樣，在教堂中行婚禮之前，新夫婦須立一張婚約，而由法官，首相，尙書以及朝中主

要的官員簽名作證，現在，因為這王宮正在從新漆刷佈置，所以沒法預備來接待國王和他的新娘，因此就由國王提議，先去在王子的宮裏暫時居住，這宮是發羅洛索未篡位前，安琪兒加降生時的住所。

於是這羣參與婚禮的隊伍，一直車到了宮前，許多貴官們都走出車子，站在一旁：可憐的露珊爾自由柏爾波扶着跨下車子，倚立在鐵欄邊想最後一望她親愛的季格略，神氣沮喪，差不多要暈去的樣子。至於黑杖仙女呢，她照老例已經神出鬼沒地從車窗中閃出，現在站在宮殿的門邊。

季格略挽着他可怕的新娘，走上階石來，面色慘白，看去好像他是在被正刑的樣子。他只是向黑杖仙女皺眉蹙額——他



很惱怒她，以爲她是來嘲笑他的不幸。

「請你走開些，」格羅方納高傲地說。「我真不懂你爲什麼常常要去干預別人的事情？」

「你決意要剝奪這個可憐的少年人的幸福嗎？」黑杖仙女說道。

「嫁給他，自然咯！這干你甚麼事？留心點，夫人，不要向一個王后直呼做『你』，」格羅方納喊道。

「你不肯收受他補償給你的錢嗎？」

「不肯。」

「你明知你是騙他簽字的，而你卻還不肯放過他嗎？」

「放屁！警察，快把這個婦人給我趕開！」格羅方納喊道。

於是許多警察都衝了過來，但是仙女將她的杖兒一揮，就把他們一個個像許多雕像似地木立在原地方。

「你不肯用別的東西來作爲你要挾的交換品嗎，格羅方納夫人？」仙女十分嚴肅地問道。「我說這最後的一次了。」

「不肯，」格羅方納頓着脚尖聲地說。「我要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我的丈夫！」

「你可以有你的丈夫！」黑杖仙女喊道；於是她跨上一級階石，把手按在門環的鼻子上。

她纔得觸着，這銅鼻子似乎長起來，而本來張開的嘴也張得更大了，只聽得一聲咆哮，把每個人都嚇了一跳。他的眼睛異

樣地溜動；四肢自己灣曲起來不住地絞扭淨扎，似乎每次絞扭便伸長了許多；終於這門環膨脹成一個六尺來高穿黃色號衣的人；把門環釘着在門上的螺旋自己鬆了出來，於是岑金斯格羅方納便又離了他懸掛二十多年的地方，踏着門檻走下來了！

「主人不在家，」岑金斯用老樣的聲調說；於是岑金斯夫人啊啲一聲，暈倒在地上，這一下便沒有人去顧算她了。

什麼人都在喊着，「哈哈！哈哈！」「嘻嘻，哈哈！」「國王王后萬歲！」「誰曾見過這樣的奇事麼？」「沒有，沒有，從沒有見過啊！」黑杖仙女萬歲！」

鐘聲打得加倍的響亮，大礮轟轟不絕。柏爾波逢人便抱；大法官拋着他的假鬚，像瘋子一樣地狂喊歡叫；海特查夫把主

教抱在懷裏，快樂地跳舞；至於季格略呢，我讓你們想像他在做些什麼事，即使他把露珊爾白吻了一次，兩次——直至二萬次，我敢說他也並不是錯的。

於是，格羅方納開開宮門，行了一個鞠躬禮，正如他以前做慣的樣子，他們全體跑進去在證書上簽了字，然後同到教堂裏去舉行婚禮，同時這黑杖仙女騎杖他去，在帕累哥尼就永不再聽見她的事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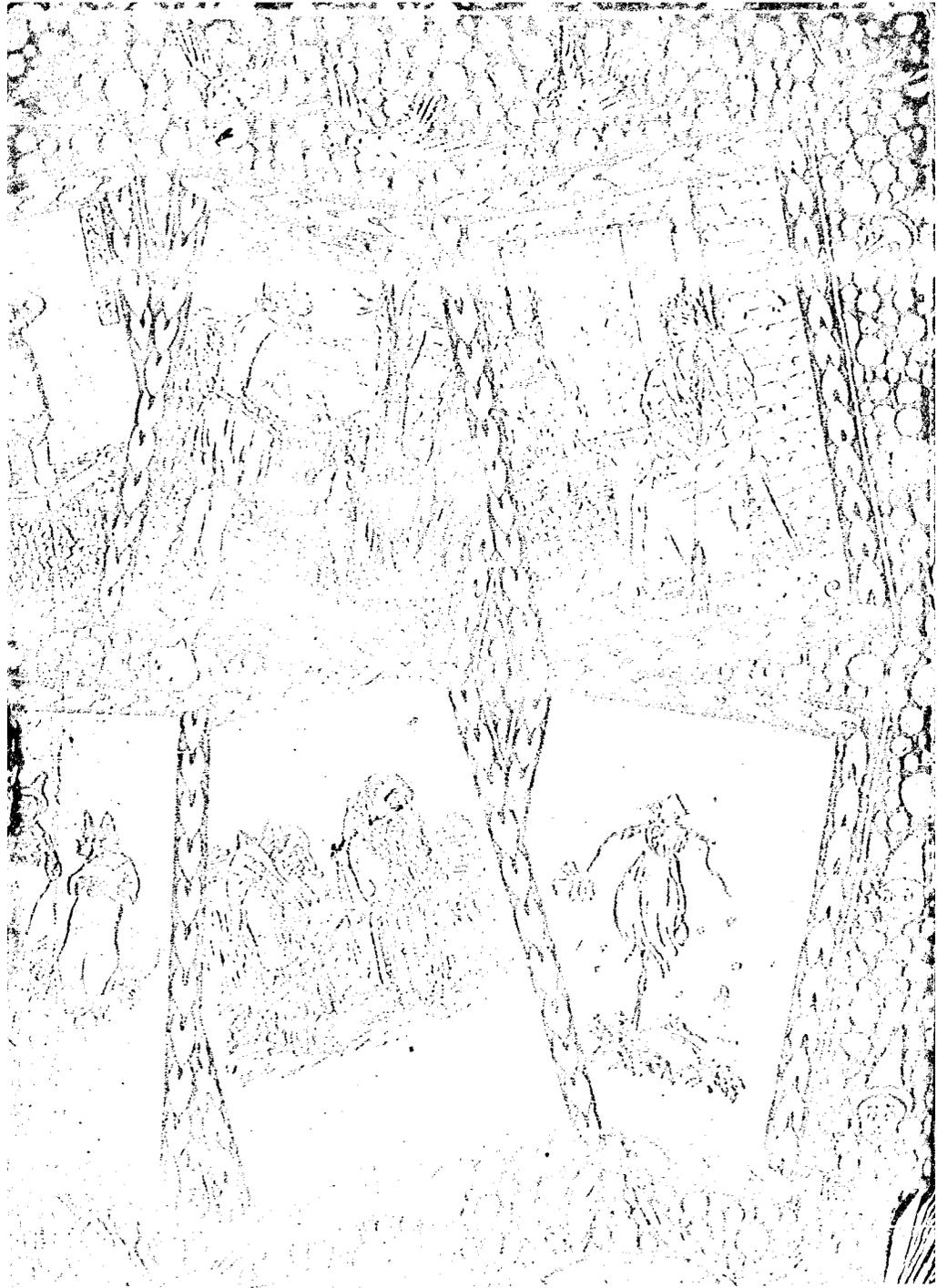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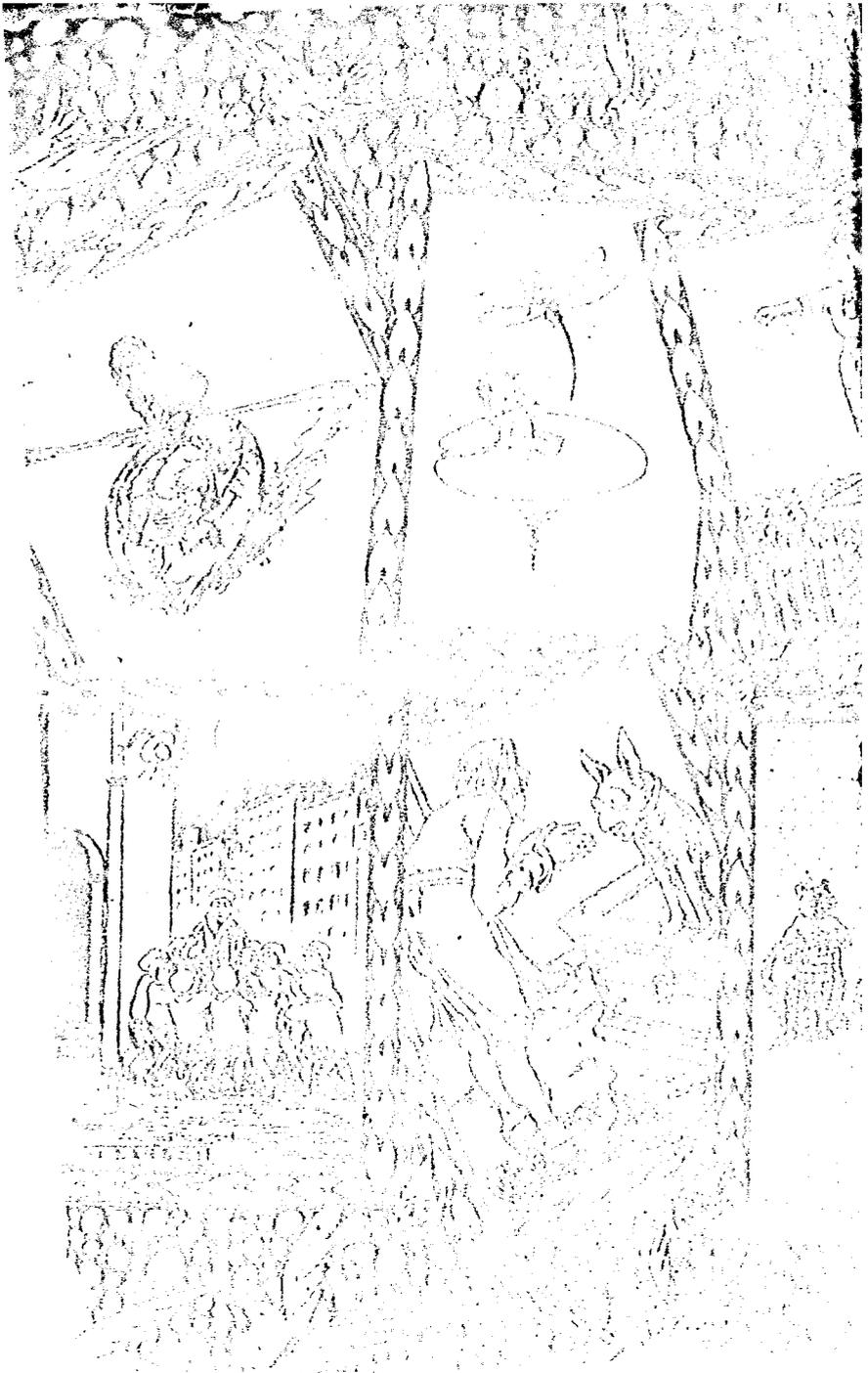
(A) 小學三、四、五年級適用
(B) 小學五、六年級適用
(C) 初中一、二年級適用

童話類

BC	保羅穆塞著 顧均正譯	風先生和雨太太	四角
BC	科羅狄著 徐調宇譯	木偶奇遇記	精本一元半 平本八角半
BC	羅斯金著 謝頌燕譯	金河	七角
A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月的話	三角
AB	顧均正譯	夜鶯	三角五分
AB	吉卜林著 張友松譯	如此如此	五角
AB	薩克萊著 顧均正譯	玫瑰與指環	六角
A	安徒生著 謝頌燕譯	雪	后四角五分
AB	顧均正譯	小杉	樹三角五分
AB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皇帝的新衣	三角
AB	安徒生著 徐調宇譯	母親的故事	三角五分
A	愛羅先利著 夏丐尊等譯	幸福的船	八角
AB	葉紹鈞著	古代英雄的石像	精本六角 平本四角
AB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柳	下三角
BC	羅夫丁著 蔣學楷譯	陶立德博士	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祈譯	綿羊	王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祈譯	黃矮人	四角
B	金斯萊著 恆信濤譯	水孩	六角
BC	馬修女士著 文楠在春譯	狗的自述	六角五分
B	葉紹鈞著	稻草人	六角
AB	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水蓮	花二角五分
AB	米星如著	石獅	六角
AB	安徒生著 傅東華等譯	套鞋	四角
BC	挪威故事 顧均正譯	三公	主四角
BC	顧均正譯	故事類	

BC	貝洛爾故事 戴望舒譯	鵝媽媽的故事 三角	BC	薛爾登輯 胡仲持譯	西藏故事集 五角五分	BC	查塔卡故事 顧均正選述	公平的裁判 三角	BC	卓傑約譯 章林故事	三羽 毛 四角五分	BC	意大利故事 趙景深譯	能言樹 四角	BC	格林故事 張昌祈譯	雪婆 三角五分	BC	格林故事 陳駿譯	跛婆 三角五分	小 說 類	BC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愛的教育 精本一元七 平本一元	AB	孟德格查著 夏丏尊譯	續愛的教育 精本一元四 平本八角	AB	史蒂文生著 顯均正譯	寶島 精本一元半 平本九角	B	西萬提司著 賀玉波節譯	吉訶德先生 四角五分	AB	柏納夫人著 孫立深譯	小公子 子八 角	A	馬克吐溫著 月祺譯	湯姆莎耶九 角	AB	日本小說選 孫伯剛譯	先生的墳 三角
BC	神話類	希臘英雄傳 在印刷中	AB	金斯基著 陳天達譯	希臘英雄傳 在印刷中	AB	鄭振鐸譯述 鄧振鐸譯	列那狐 四角	AB	松村武雄編 鍾子岩譯	歐洲的傳說 九角	BC	王世穎譯	土耳其寓言 三角	BC	劉北茂譯 劉半農校	印度寓言 四角五分	AB	陀羅雪微著 胡愈之譯	豬的故事 三角	BC	孫立深譯	伊索寓言 五角	BC	勃理格著 適夷譯	灰姑娘 三角	BC	錢喬湘編	小蝌蚪 四角	B	謝六逸譯	伊利亞特 三角五分	B	名著述略類								





“環指與瑰玫”

版初月一年九十國民

版三月九年二廿國民

極作著有

實
110
號(郵政)

萊 克 薩 者 著

正 均 願 者 譯

生 海 杜 者 行 發

店書明開路州福海上

司公刷印成美 者 刷 印

路德華熙東海上

所 行 發 分

沙島口漢平北州廣京南

店分店書明開

所 行 發 總

號五十八路州福海上

店 書 明 開

(少549)

2115
401111

87

44-2144



趙

之